民國叢書

第二編

·91·

綜合類

總理全集 下

胡漢民編

上海書店

第四集

遗墨

總理全集第四集目錄

遺墨

第一輯

第二輯

第四集

第三輯

第四集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一　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

二　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之各式屋舍以

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

三、其次為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

四、其三為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

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際平等國家獨立

五 建設之程序分為三期一曰軍政時期二曰訓政時期三曰憲政時期

六 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

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

七

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為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

八

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

九

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為一完全自治之縣

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

建國大綱（五）

十

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複決法律之權

每縣開創自治之時必須先規定全縣私有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報之地方政府則照價徵稅並可隨時照價收買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

十一

進步而增價者則其利益當為全縣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土地之歲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

之需

十二 各縣之天然富源與及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之資力不能發展與興辦而須外資乃能經營者當由中央政府為之協助而所獲之純利中央與地方政府各占其半

十三 各縣對於中央政府之負擔當以每縣之歲收百分之幾為中央歲

費每年由國民代表定之其限度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不得加於百分之五十

十四 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得選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代表會參預中央政事

十五 凡候選及任命官員無論中央與地方皆須經中央考試銓定資格

者乃可

十六　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為本省自治之監督至於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

十七　在此時期中央與省之權限采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

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

十八 縣為自治之單位省立於中央與縣之間以收聯絡之效

十九 在憲政開始時期中央政府當完成設立五院以試行五權之治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

司法院曰考試院曰監察院

二十　行政院暫設如下各部一內政部二外交部三軍政部四財政部五農鑛部六工商部七教育部八交通部

廿一　憲法未頒布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任免而督率之

廿二　憲法草案當本於建國大綱及訓

政憲政兩時期之成績由立法院議訂隨時宣傳於民衆以備到時采擇施行

廿三 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

廿四 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

於國民大會行使之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有複決權

廿五

憲法頒布之日即為憲政告成之時而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行全國大選舉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授政於民選

民國之政府是為建國之大功告成

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孫文書

建國大綱（十五）

大道之行也天下
為公選賢與能講
信修睦故人不獨親

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

禮運大同篇（二）

獨廢疾者皆有所
養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於地也

禮運大同篇（三）

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謀閉而不興盜

禮運大同篇(四)

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孫文

孫文

禮運大同篇（五）

自序

自建國方畧之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書出版之後予乃從事於草作國家建設以完成此帙國家建設一書較前三書為獨

大內涵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畫八冊而民族主義一冊已經脫稿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二冊亦草就大部其他

各冊於思想之綫索研究之門徑亦
大畧規畫就緒俟有餘暇便可執
筆直書無待思索方擬全書告竣
乃出而問世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陳烱
明叛變砲擊觀音山竟將數年

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燬去殊可痛恨茲值國民黨改組同志決心從事攻心之奮鬥亟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為宣傳之資故

於每星期演講一次由黃昌穀君筆記之由鄒魯君讀校之今民族主義適已講完特先印單行本以餉同志惟此次演講既無暇晷以預備又無書籍為參考只於登壇之後

隨意發言較之前稿遺忘實多雖於付梓之先復加刪補然於本題之精義與敘論之條理及印證之事實都覺遠不如前尚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

正條理使成為一完善之書以作宣傳之課本則其造福於吾民族吾國家誠未可限量也民國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孫文序於廣州大本營

孫印
孫文之印

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死生茲紀殆為實錄亦直其犖犖大者其詳乃未遑更僕數余非有取

於其謚詞僅冀掬誠與國人相見而已余乏知人之鑒不及豫竊逆謀而卒以長亂詒禍賊跂至今為烈則茲編之紀亦聊以志吾過且以矜吾海軍及北

伐軍諸將士之能為國不顧其私其視於世功罪何如也民國十一年雙十節孫文序於上海

中華革命党總章

一 本党名曰中華革命党

二 本党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

三 本党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

四 本党進行秩序分作三時期

(一)軍政時期

此期以積極武力掃除一切障礙而奠定民國基礎

(二)訓政時期

一 此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國民建設地方自治

(三)憲政時期

中華革命黨總章(一)

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備之後乃由國民選舉代表組織憲法委員會創制憲法憲法頒布之日即為革命成功之時

五 自革命軍起義之日至憲法頒布之時名曰革命時期在此時期之內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党負完全責任力為其難為同胞創造無窮之幸福

六 凡中國同胞皆有進本党之權利義務

七 凡進本党者必須以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立約宣誓永久遵守

八 凡党員須納入党費十元每年再捐十元於本部惟前時曾致力於革命及現在為革命

中華革命黨總章(二)

第四集

奔走者悉免其有願外義捐鉅資者畢事
前籌餉章程辦理
九 每党員至少須介紹新進一人為党義務其有
介紹新進百人者記功一次千人者記大功一次照酬
勳章程辦理
十 凡於革命未起義之前進党者名為首義党員
党員凡於起義之後革命政府成立以前進
党者名為協助党員凡於革命政府成立之後進
党者名曰普通党員
十一 革命成功之日首義党員悉為元勳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
協助党員得隸為有功公民能選舉及被選舉
得隸為[illegible]國民[illegible]

中華革命黨總章（三）

[illegible]普通党員[illegible]歸為[illegible]公民有
選舉權[illegible]利
十二 凡非党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
格必待憲法頒布之後始能從憲法而獲得
之[illegible]國民一律平等[illegible]
十三 凡有功於本党或曾在本党人員之麾下服
務一年者雖未照第七條之手續進党若
得党員十人之保証可請本部追認為首義党
員得享元勳公民之權利
十四 本党公舉總理一人協理一人
十五 總理有全權組織本部為革命軍之策
源協理輔助之或代理之
十六 本部各部長職員悉由總理委任

中華革命黨總章（四）

十七各地支部長由各地党員推薦總理委任
十八本部之組織如左
一總務部
二党務部
三財政部
四軍事部
五政治部
十九各部任部長一人副部長職務長若干人職務員若干人
二十總務部之職務如左
一總務部庶務

中華革命黨總章（五）

二接洽內地支部
三接洽海外支部
四掌管公文符印
五交涉党外事宜
六辦理不屬他部之事
二十一党務部之職務如左
一主盟新進
二存管誓章冊籍
三調查党員履歷
四招待外賓
五傳布宗旨

中華革命黨總章（六）

二十二財政部之職務如左
一管理党中度支
二接收支部党費義捐
三籌集事前款項
四規定因糧方法
五計畫事後財政

二十三軍事部之職務如左
一物色並培育將才
二調查各省敵情
三計畫作戰
四運動敵軍

中華革命黨總章(七)

五調查武器
六籌備軍政

二十四政治部之職務如左
一物色並培育政才
二籌備中央政府
三規畫地方自治
四審定建設規模

二十五凡屬党員皆有贊助總理及所在地支部長進行党事之責故統名之曰協贊會分為四院與本部並立為五使人人得以貫其經驗備為五權憲法之張本其組織如左

中華革命黨總章(八)

一立法院
二司法院
三監督院
四考試院

二十六協贊會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由總理委任
各院院長由党員選舉但對於部長負
責任

二十七立法院之職務如左
一創制各部規則
二修改總章
三批准支部章程
四籌備國會組織

中華革命黨總章（九）

二十八司法院之職務如左
一裁判各部職員之衝突
二裁判党員之爭執及處罰事宜
三裁判各支部分部之衝突
四籌備司法院之組織

二十九監督院之職務如左
一監察党務進行
二責備職員服務
三察視党員行為
四稽查党中賬目
五籌備監督院之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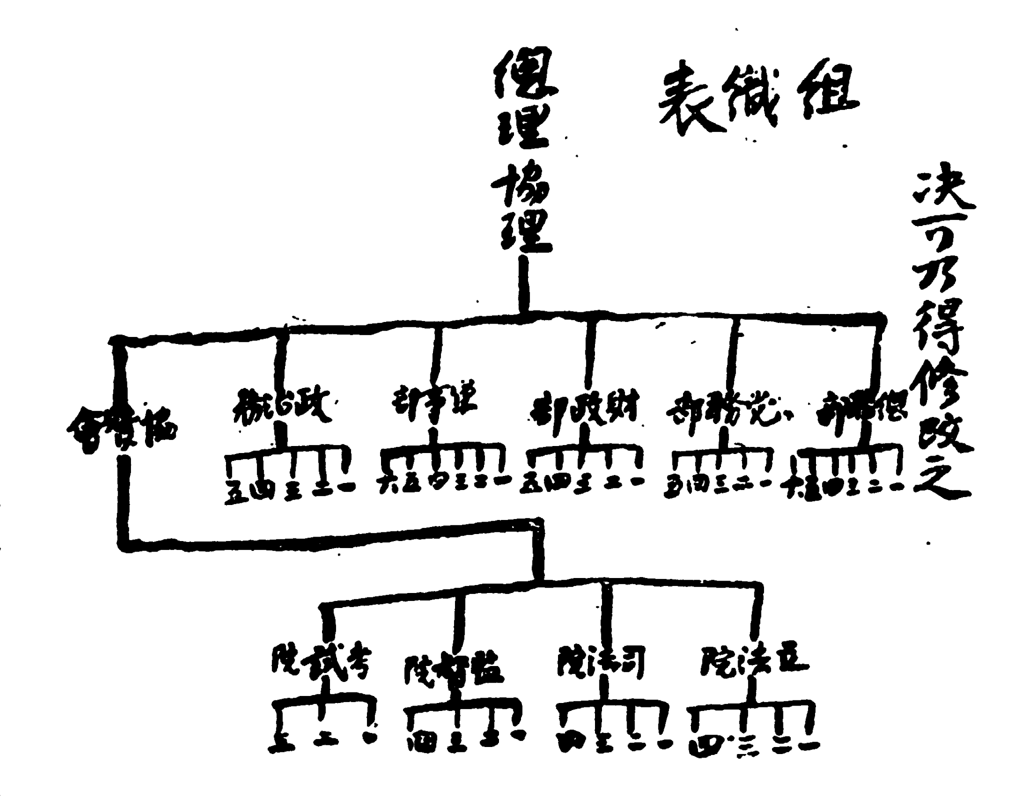
三十考試院之職務如左

中華革命黨總章（十）

一考驗党員才幹而[illegible]定其任事資格
二調查職員事功而定其勳績
三籌備考試院之組織
三十一支部爲各地之自治團体得自行議立章程請本部批准並推薦支部長請本部總理委任
三十二支部長得便宜行事派委人員在其附近地方設立分部而直接統轄之
三十三分部發達至萬人以上者能自立爲支部直接受本部之統轄
三十四凡國內及海外各種政治組合及愛國團

体入數逾萬[illegible]有欲歸屬本党者須照章寫立誓約徵入党捐便得爲本党支部
三十五國內支部專事實行海外支部專事籌款所事雖異而成效無別故於革命成功之日國內海外各支部同一享參政之權利
三十六革命政府成立之後每支部得舉代表一人以參預政事組織國會[illegible]各種補助機關以助政府之進行
三十七各支部宜有權推[illegible]人才政府當量才從優[illegible]使
三十八本党總章之修改須由立法院之提議得本部職員及贊助部職員三分二之

遺墨



中華革命黨總章（十三）

第四集

誓約　　丁壬一

立誓約人孫文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統率同志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制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如左

一實行宗旨
二慎施命令
三盡忠職務
四嚴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從茲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貳心甘受極刑

中華民國廣東省香山縣孫文

民國三年七月八日立

中華革命黨誓約（一）

稚暉先生足下：來示讀悉。以旅次無着，故未即行奉函。復別後事故千緒萬端，非筆墨所能盡，當俟遲日到倫敦面談。一切尊夫人等此時想已安抵英京矣。從馬賽港張兄曾托令郎帶上一函，當已達覽。便請將在留英國各同志詳情示為望。故人 Milkern 君亦數年未有通信，未知近來 先生有與會面否？彼仍在倫敦否？並近況如何，亦望示知。此致，即候

大安。不一。弟孫文謹啓　六月廿四日

再，弟現在秘密行動中，無論中西各友，如已知弟到歐者，務望轉致，請彼勿揚，並切不可使領館知之為要。

此一九〇九年　先生與余眷屬同乘日郵赴歐，先生在馬賽登陸，故寄此函。敬恒

致吳稚暉緘第一函（一）

第四集

稚暉先生大鑒 弟定期明午由比京來倫敦明晚(即七号晚)十時可到Charing Cross 車站 八号午後請來覓寓詳談如八号或有阻不能到九号午後必到此兩日之午後務請先生留寓一待也 弟住倫敦想不逾四五日有期便往美或赴倫敦後乃与他方通電或有意外之遷則非弟所能知如有此則或暫留亦未可定餘俟面談此致即候
大安不一 弟 孫文謹啓 六号發

一九〇九年自比國付寄

致吳稚暉緘第二函(一)

稚暉先生大鑒八月廿三日來函已得收讀所謀之事尚未大得頭緒下手之處猶賴諸也聞石曾君現在北 先生未知可否与他通信托他一為調查其方法乎 弟現居留檳榔嶼得有好消息請即通信示知 弟之住址如左 檳城得乃號轉交中山收入

Chung Shan
c/o Teik Cheang
197 Beach Street
Penang
Straits Settlements.

近日粵地及南洋党勢頗有進步聞美洲亦有進步循是而前他日當有好結果也此致敬候
大安不一 夫人令媛令郎統此問好 弟孫文謹啓
九月廿七日

一九一〇年自英道南洋付寄

致吳稚暉緘第四函(一)

稚暉先生足下巴黎事機頗有可望惟非立
刻可以成功必待著令後右富者回城楷路人一
一見之然後乃能實履地步已至此級弟毋須
再留巴黎等候已於禮拜六日來比京同志八九
人相見甚歡弟大約於此禮拜之內可以來倫敦
相晤也聞曹君亞伯已經過寓惟未得其新地
址故托一函 先生轉交此致即候
大安 府上各位統此問好 弟孫文謹啓 八月二号

此一九〇九年將由歐去美時所寄 敬恆

致吳稚暉第三函(一)

吳先生鑒昨日 先生之意以為宜將此事和盤托出以解第三者之惑而表世界之公道 弟再思之 先生之言甚是而世人之所見疑人者多以用錢一事着眼故將弟所發起之三次革命所得於外助之財開列清楚然此適表出以前助者之寡殊令吾人氣短然由前三次推之則一次多一次矣若

明々白々表示於人前使新得革命思想者無此疑惑安知不下次不更得多助乎前二次助者無幾無甚可財人報銷之事前年第三次之款多由外助而出款之人如南洋各埠則零星合集數萬當全為我數百人之所出也弟此處未有詳細數目然各款收入與支出弟在安南時多自經手弟雖安南後則漢民經手而支款分給各處用者則河內之五字寫號經手以用於欽廉、

西雲南三地其潮惠之款則由香港同志經手日本方械租船之款則由日本殷實商人經手皆有數目則明除所入各款尚支長萬餘元之（即河內之欠債）弟所開各處之入款是大約之數因不記詳細所報皆[illegible]多面從無[illegible]力也收款[illegible]精確[illegible]款則我與漢民也此事弄清則破疑惑矣除三人經

手之外知名款之來路者尚有多數共事之同志即今巴黎之張靜江兄其一也請 先生（與張之二位加）以公道之評判則各地新聞通之人心自然釋疑而弟從事於實運動乃有成效也所言事皆當作第三者之言則數弟自言者更為有力也留此以作西讀今晚有暇請到寓一敘為望 弟 文字

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為言
而不知我之經營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時固無留
學生為我吹噓也而中國學界之人無不以我為（乙未廣州之事失敗則）
大逆不道為亂臣賊子為匪徒海盜[illegible]當時有[illegible]如陶
學此等之名辭也（成章[illegible]想亦不欲得）今日風氣漸開留學之士以革
命為大光榮之事業而陶輩始始以之[illegible]得名然
我之初意祇在振大義行宗旨而與共事之同志

古無不如此不期今日乃有以名而始談革命者哉故因會風氣之開而有道德之退化也

以我為攫之利

而不知我於未革命以前●在社會上所處之經濟界中國優勝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則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圖我快樂我無不■得之●革命攫利云胡哉且當日圖廣州之革命以資財贊助者固無幾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二人出資數千於香山人出資

又數千[墨塗]之經營（合共只得三萬餘元而數千）數月之聯絡及於羊城失事時所發現之實跡[墨塗]已非萬餘金所能辦則人人皆知也其餘之財何自來乎皆[墨塗]我兄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經營接濟所費不下十餘萬元所得助者祇香港李君出二萬餘元及[墨塗]也一日本義俠出五千元其餘則我一人之籌獲而來自此

取利者猶過於此也若為圖利計我安何樂於革命
而致失我謀生之地使去我固有之資財析我
已立之恒產耶（兩年前家兄在檀已報窮破產
其原因皆以資助革命運動之用浮錢已
盡則以恒產作按借貸到期無償為債主
拍賣其業今遷居香港寄人籬下以耕
種為活而近因租價未完又將為地主所逐乃陶

致吳稚暉緘第五函（八）

吾■一人之財力已盡而後急々皆賴家兄■之接濟而事

子俯蓄亦家兄任之是■從事■革命十餘年以來

■■■所費資財■多我之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國人及

■日本人之助者前後■統共不過四五萬元耳君謂

我以十餘年之時間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萬之資

則我■前此以■賣藥行醫每年所得不止萬餘之此固港

粵人所共知共見也而其他之■■■其事業投機■

更誣以在九龍建洋樓大家兄本為地主營工業家君非我從事革命以耗折之則建洋樓亦尋常事何奇何得多言此庚子以前我從事革命事業關於一人得失之結果也自庚子以後中國內外人心思想日開革命風潮日張忽而萍鄉之事起人心大為歡迎時我在日本財力甚窘運掉不靈乃忽有他方同志許助五

致吳稚暉緘第五函（十）

萬(十)金始從事派人通達湖湘鄂息而萍鄉軍已以無械而散矣（此事初無(不過乘)一時礦工之變而起初無(未)謀定而動故動他方(同志)多不及助是以不支也）惟有(得見人從路四千二元及前次所謀[illegible])此刺激人心已不可止故定計南行以謀起義初從事潮惠。潮以未(黃岡)期而動事遂不成。惠(七女湖)六十[illegible]應之。亦屬無功。吾人遂轉而欽廉得無前因所[illegible][illegible]與謹處軍隊(相約遂)[illegible]

攻防城、靈山，惟此時所有之資以買械而盡，而安南同志雖陸續集款以助軍需，僅[illegible]精衛又親往南洋籌資，惟所得不多，欽軍統領終以資少不肯如約反正，欽事遂不成。吾人破鎮南關砲台以促欽軍之動，事又不成，我遂出關而入安南，過文淵為清偵探所發，廣

第四集

5 西貢吏把龍州法領事到安南查我蹤跡知我寓某街洋樓為告法政府法政府交涉逼我退出安南我遂往星加坡我到星加坡後則河口之事起占據四砲台誅彼[illegible]逆防將收降清兵陸營本可進取據有全滇惜當時指揮無人糧食不繼遂退自潮州惠州欽廉鎮南河口五役及[illegible]辦[illegible]械運動各費統共所用將近[illegible]

萬元■此款則半為南洋各地同志所出■

為革命軍初次向南洋籌款

者今計開由精衛向荷屬所籌者約三

萬餘元向英屬所籌者萬餘元共約四萬元

向安南東京及暹羅所籌者約五萬元我手得於上述

之同志五萬元得於日本人萬四千元一河內■

6

久青萬餘元

此各項之開支皆有數目皆有經手除梁秀春自行論去五千及累去照料家費數百又一人論去千餘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錢皆無甚枉費自我一人於此兩年之內除住食旅費之外幾無一錢之花費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見也而我此期之內名下之錢撥於公用者一

遺墨

萬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飾之撥入公用者亦在千數百元[illegible]此我攫利之實跡固可昭示於天下也又以東京同志以官費稍作按貸錢壹我不代籌此誠我罪矣然家又亦因以家產作按而致今日之破產亦我罪也河內五家作保之萬餘元到今猶未還亦同為我之罪也然此時則無一如之何回之際聞陶現在南洋[illegible]擬錢械為不少當有還此等債之責也何不為之

致吳稚暉緘第五函(十六)

又謂出保護票，此乃在南洋時有之事，乃屬同志所發起而行之者，至我數日後行我全未聞之，亦無從代負責任也。而陶成章亦在南洋印發票布四處撥錢，此等且有冒托我名者，彼核數其不詳概論乎？無院弊乎？問陶成章當自知之，今乃責人而不自責

此一九一〇年先生在巴黎時寄美國寄余

[illegible]

致吳稚暉緘第五函(十七)

稚暉先生鑒西十一月八號早晨行抵烏約
登岸時亦幸無阻難可為告慰到埠後
已見得二三舊交相談頗歡惟同志尚未
多見能否從事聯絡尚不得而知美國政客
現皆在華盛頓烏約所欲見者二人一已
於兩月前作古一於前禮拜往歐故祇

致吳稚暉緘第六函(一)

見其代理者二人，雖甚歡接，然未能深談也。聞美西金山等處華人思想頗開，惟被陶布散傳單之後，新得革命思想之人，對於弟之感情大不善，非多少時日不易解釋此種疑惑，最妙莫如由新世紀用同人字樣作一函致美西四報館，即

「大同」「美洲少年」「中西」及雲高華之「華英」
及檀香山三報館，「自由」「民生」「大聲」作為
同業通消息之誼，將陶信內忌功爭名
爭利及煽人行殺於弟之口聲，盡無理處
指出，並下以公平之評判，當較新世紀已言
者略詳，及勸報中同業不可誤聽一面之

遺墨

致吳稚暉緘第六函（三）

詞如外間有人疑懿与拔公理解釋維持人道等語此正与由巴黎寄發及蓋新世紀之印據如此則必為力甚大倘名報館能維持公論則誹語不能匿感也有新世紀報論更有實證則此事可以銷釋弟不用自解矣請　先生費神為之　華現住馬約人数尚不能決如有賜教請函寄

如左此處較前之收信處更為秘密妥當也此致即候大安

Dr. Sun Yat Sen
c/o Hong Yat Hop
6 West 22nd Street
New York City
New York

弟 孫文謹啓

西十一月十二日

此一九一〇年在美所寄 敬恒注

致吳稚暉緘第六函(五)

第四集

稚暉先生鑒到美後已奉一函想已收到
先生來示並轉寄來之港函已得收到有勞
多謝新世紀向未見寄到未知已出版否美洲
東方一帶自弟抵埠以來似覺漸有動機或
能有漸入佳境之望也學生中亦有十數人贊成

革命事業者弟擬從新組織團體者有成效當另詳報以便在歐洲亦可仿行而擴張勢力也此致即候

大安 弟孫文謹啓 西十一月廿五號島約發

一九一〇年由南洋至歐又去美國所寄 敬恆注

致吳稚暉緘第七函(二)

稚暉先生鑒十一月廿二廿六兩函並附信及新世紀已得收到新世紀所評陶言甚當而公見寄函無不明白可以毋容再發專函於報館矣且東京同盟會近已有一公函致各報館想此亦正以解若人之惑矣近得東京來信章太炎又發狂攻擊其所言之事較陶更為卑劣真不足辯陶之來猶在巨款（不得乃行反噬）而章之欲則不過在數千不得乃以罪人陶乃以同盟會為中國而章則以民報社為中國

以民報之編輯為彼一人萬世一系之帝統故從歷不周遍則為莫大之罪民報復刊不以彼為編輯則為偽民報茲將章太炎檢舉狀寄上一觀此真卑劣人種之口聲也聞太炎此狀一出則東京之人士無黨內黨外皆非之云此足見公道尚存於人心也可否再下公評於新世紀一聽高見裁之際此胡氛黑暗竟有內閧誠為至艱危困苦之時代即為吾人當努力進取之時代也倘有少數人毅力不屈奮勇向前支撐得過此厄運則以後必有反動之佳境來也靜觀

致吳稚暉緘第八函（二）

第四集

美國華僑之人心但保皇耳(?)所(?)人有趨向革命之勢惟所阻礙者即爲其先覺之士皆受陶誣(?)一時不免疑惑故不能驟得彼等之協助耳俟此風潮一過則人心必能再信此邪而有華僑七八萬可引導而從革命者當有一半此亦不無可爲也此地一有基礎則加拿他中美南美古巴等處之華僑必有望風來附者也爲今之計欲從漸以蓄養革命黨之勢力指此必無他法矣如有進步再報

弟 文啟 西十二月四号

此一九一〇年在美所寄 敬恒(?)注

稚暉先生鑒：前寄上一函，並附入太炎之日華新報論文一篇，詢先生可否再下公評。今得星加坡來信，云太炎此論已登於保黨之南洋總滙報，且大加痛擊。此其主心破壞黨事已不留餘地，自不能不與之辯論是非矣。請先生務於下期新世紀再加倍嚴之評論，使人一見瞭然，不爲所惑，爲好。因太炎向負盛名，且有上海下獄一事爲世所重，彼所立言，若不有匡正其失，則惑人必衆也。請先生裁之。此致，即候

大安不一　弟孫文謹啓　十二月十三号　烏約發

此一九一〇年在美寄發

致吳稚暉緘第九函（一）

第四集

稚暉先生鑒：前寄上太炎登日華新報之概學狀，而想當已加公評於新世紀矣。近見星洲來信云，此文又登於星洲保皇黨之南洋總匯報。如此，則太炎欲破壞黨勢之心已不留餘地。想不日美洲各保皇黨報必有照登，不可不有以抵之。如先生前未理會此文，望於來期新世紀錄之而加以詳指出其誣謗，以解人惑。又弟於別各處如遇有人質問，必歷言太炎為人之狀以對。並望先生將劉光漢發露太炎同謀通奸之筆跡照片寄五弟用，以證明太炎之所為，庶足以破其言之效力。因海外革命志士多以太炎為吾黨之泰山北斗也，非有實據，則類（以從渡赤）於相忌之攻擊，弟不欲為也。並附上重行一信及信封一個，祈為轉交。此致，即候

大安

弟孫文謹啟　十二月十六號　波士頓發

致吳稚暉緘第十函（一）

美洲少年報
黃伯耀先生轉交
孫逸仙收入便妥

The Youths Weekly
649, Kearny Street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稚暉先生鑒：今日發一函請將太炎與劉光漢同謀之柏影筆跡寄與弟用，一時未有提及寄至何地，恐照信面住址寄至波士頓則否存也，故再草此，請 先生將此件寄往金山大埠留交便可，住址另列。弟於礼拜一即十二月廿一号則從波士頓反鳥約，在鳥約頗多再住一礼拜，便往華盛頓都住一礼拜，便當直往金山大埠矣。此候

大安不一

弟 孫文謹啓 十二月十六号晚

此一九一〇年在美所寄致在倫

致吳稚暉緘第十一函（一）

稚暉先生鑒：十二月廿一來函已得收讀，領悉一切。據最近漢民之來函云：章氏託瘋癲以行其詐，近日之所為，真屬眾無可忍云。此可見與先生之意有不約而同矣。先生欲將彼之所為心術詳為發露，以正人心，甚善甚善。此文登報後，請寄二三十份與紐約並（前寄之件已到，請續寄）波士頓兩致公堂為望。兩處地址如下：

Chee Kung Tong
18 Pell Street
New York
U.S.A.
紐約 致公堂 [illegible]先生

Chee Kung Tong
6 Tyler Street
Boston
U.S.A.
波士頓 致公堂 [illegible]先生

美東人心大局漸有轉機，倘得有人鼓吹之，必能成一大勢力也。美西想亦有同此景象，惜一時有章陶之流言，易有小阻耳，然無大得。弟一到其地，必能掃清之。望先生同時在新世紀多發闢邪之言，以為助力。弟准此禮拜內發金山一帶，因有西友電催速往與商大問題，或者意外奇遇，未可知也。到時再報。此候

大安不一

重行兄同此候好。

弟 孫文謹啟 正月二日 紐約發

此一九一一年（中本書）在美所寄 致九八

致吳稚暉緘第十二函（一）

遺墨



THE NEW
HOFFMAN HOUSE.
MADISON SQUARE.
NEW YORK. 191
ABSOLUTELY FIRE PROOF

稚暉先生鑒：弟已於十九号午安抵紐約，惟沿途海上風波甚惡，暈船殊苦，為向來所未遇者，今已過。美地情形頗佳，目的想可達也。弟明日發程往西方，效果如何，容俟再報。匆匆此致，即候
大安。
弟孫文謹啓 二月二十号

此書一九一一年在美所寫 敬恒注

致吳稚暉緘第十三函（一）

雲高華大漢日報
The Tai Hon Yat Po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THE CHINESE DAILY NEWS
576-578 Shanghai Street,
VANCOUVER, B. C.

191

稚暉先生大鑒 弟自離紐約入美西以為所籌款接濟軍用之故日不暇給不能致書 前禮拜抵雲哥華則事更忙 至今日始有此時執筆茲有要事欲對 先生言者 弟到金山大埠 此間少年之士多以新世紀為金科玉律 殷殷存問 先生 弟以在英杜門著書對彼少年中國報切欲延致 先生為之主筆彼等想早已有信來請矣 而更托致書必期 先生之惠臨 弟思南北中美三地有華僑

致吳稚暉緘第十四函(一)

雲高華大漢日報
The Tai Hon Yat Po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THE CHINESE DAILY NEWS
576-578 Shanghai Street,
VANCOUVER, B. C.

不下數十萬人近皆思想初開多歡迎革命之理若得 先生之筆以發揮之必可一華僑之志也此事關係於中國前途甚大弟切望 先生為大局一來美洲千萬勿卻少年中國報願奉月脩六十元美金只欲 先生主編論說一門日不過千餘字以 先生順手揮來大約不過一打鐘之時其餘尚有暇時以致力於著作也此間居住於華人亦頗便貴眷可以同來於世兄等入學讀書亦有適宜之地

Post Office Box 1959

雲高華大漢日報

The Tai Hon Yat Po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THE CHINESE DAILY NEWS

576-578 Shanghai Street.

VANCOUVER, B. C. 191

先生何時能來美需旅費若干請詳細示悉少年中國報當為設法早日奉寄也此致候

大安不一 弟 孫文謹啓 西二月十二号

Dr Y. S. Sun
c/o Sing Fat Co
1127 Broadway
New York City
New York

有信寄弟以紐約為最便捷於轉寄因弟近日在美行踪無定此地美之[illegible]郵便中心點也

此書一九一一年在美所寄 敬恒

致吳稚暉緘第十四函（二）

报日漢大華商雲

The Tai Hon Yat Po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THE CHINESE DAILY NEWS

576-578 Shanghai Stre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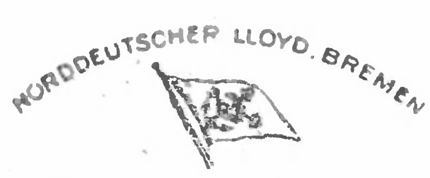
Vancouver B. C. March 22 191

稚暉先生大鑒：二月廿二日來函已得收到。弟近在加拿大西偏之雲
高華、域多利兩埠及附近數處經營籌款，已得所需之半數，今尚差
一半，當往加東各埠籌之。加屬行完則再入美國，大約一月之後可再入
紐約。飛為之行尚在無期，必俟美國經營之後乃能往也。
謝君言精衛之事，想是傳聞。弟最近得胡展堂來信云，近有人入獄見之，
三人中精衛獨寬鐐鎖，在眠飯能自由，看管者大都可以利使，若有錢當
難設法運脫之。現與精衛同事之人已視入北京設法等語，觀此則精衛
事尚有望也。
弟昨日由雲埠東行，沿途停留，昨晚到Kam[illegible]，此地有華人四五百，
甚熱心，想成年命，弟擬停此一日，明早即往別地，今乘有片時之
暇，草函此數行奉白，並候
大安不一　弟孫文謹啓　西三月二十日

（一月有餘）

此書一九一一年在美所寄　敬恒記

致吳稚暉緘第十五函（一）



稚暉先生鑒久未致候遥想獲况多佳弟自抵美西及檀香山二地大蒙華僑歡迎此皆多新世紀　先生鼓護之力也弟在該二地已聯絡團体約有千四五百人將來大可進步弟本欲久留該處以圖党勢之發達乃以祖國情勢日急恐再蹈羊城覆轍故急於東回在日本住有兩礼拜旋於西六月廿五日

離日本七月十一号抵星加坡十九号由星乘德郵船往
檳榔嶼會同志謀議要件大約一二礼拜當回星埠
作畧久之寄寓請 先生時時賜教為幸
吾黨今日有一為要問題必須設法解決者為謀救
精衛之事今外間已有担任之人惟苦不詳悉北京近情
及精衛在囚之地故先當調查確實乃可行事此
必靠北京宦場同志乃能為之此間同志已各就所識

致吳稚暉緘第十六函(二)

NORDDEUTSCHER LLOYD BREMEN.

DAMPFER „ROON"

請為盡力然猶恐耳目未周今再 先生就歐
洲同志商如你有所識可靠之人在北京者皆望托
之查探現在精衛被囚之法部衙門地方及看
管之人詳細情形如何並請他等代為籌思有
何妥法可以救出如查得實在情形及想出妙
法望即函示弟知並香港展堂君知為禱此候
大安不一
李君 諸君統此不另 弟高野謹啓 七月二十五号

此書一九一一年

星埠通信處

Mr. Teng Tse Yee
21 Stanlay Street
Singapore
Straits Settlements

內加封交高野

香港通信處

Mr. K. W. Chan
c/o Wijk Co
25 Des Voeux Road
Hongkong

胡展堂先生收入

惠記洋行陳景華先生轉交

香港德輔道十五號

何[illegible]

致吳稚暉緘第十六函(四)

美洲金山
國民救濟局
KWOK MIN CHARITY BUREAU
36 SPOFFORD ALLEY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 S. A.
No　　191

稚暉先生大鑒：頃讀來示並致伯權君函，驚悉篤生君有投海之慘劇，殊深悲悼。弟觀篤生君嘗具一種悲觀厭世之氣，然不期生出此等結果也。夫人生世間，對於一己方面，此身似屬我有，行動似可自由；然對於社會方面，此身即社會之一份子，亦不盡為我所有也。倘犧牲此身不有大造於社會者，決不應為也。楊君之死，弟深為之■大慽焉。

致吳稚暉緘第十七函（一）

美洲金山
國民救濟局
KWOK MIN CHARITY BUREAU
36 SPOFFORD ALLEY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自羊城失敗後黃君蓋平由生一憤不
平之氣決欲行個人主義以與李張等
賊拚命吾黨同人聞之無不大驚失色
恐再演精衞君之悲劇於是各埠同志
電紛馳以勸阻之切勿行此茲得黃君覆
電謹錄於左
「少年學社及中山教公堂並轉芝加哥電
函悉弟行此以粵事非易破壞急難下
手且不足壯黨氣酬死友今遵諭先組
織四隊按次進行惟設機關及養恤

致吳稚暉緘第十七函(二)

三

美洲金山
國民救濟局
KWOK MIN CHARITY BUREAU
36 SPOFFORD ALLEY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 S. A.

16　187

費甚鉅茲季陶雖僑滬再接再勵籌
助萬五千元電中國報收妥覆匯
按此電先敘彼欲行個人主義之理由次言
今遵[illegible]諭即他從各埠同志函電之勸
阻[illegible]也蓋黃君一身為同人之所望亦革命
成敗之[illegible]也彼之職務蓋有為更大之重
要則此個人主義事非彼所宜為也故未
接此電之前此間已有兩同志赴西欲代彼
行此也今彼欲組織四隊按次進行大為

致吳稚暉緘第十七函(二)

遺墨

四

美洲金山
國民救濟局
KWOK MIN CHARITY BUREAU
36 SPOFFORD ALLEY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 S. A.

191

因西所措已成昨日已勉匯萬元尚差五千元弟去發函在香山請將餘款電匯大約可得千元若石君蘅青能速電匯趕這款則所差者不過三千元便能足五萬五千之數矣黃君實仍居香港惟此事當千萬秘密務望石君電款可着他由倫敦直電香港中國報收照如左之英文

Chung Kok Po
231 Hollywood Road
Hongkong

致吳稚暉緘第十七函(四)

Dr. Y. S. Sun
c/o Hing Fat Co.
1127 Broadway
New York City
U.S.A.

國民大……
KWOK MIN CHARITY BUREAU
36 SPOFFORD ALLEY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No.　　　191

電滙款宜即發一電報通之，可用吾党之秘密人字電碼發去（此碼弟出國時似曾留下一本在 先生處或君君處）如無此碼，當用中國電報明碼，云電某銀行若干之，請交克強收便可。中國電報處地址照下

Chung Hok Yu　Hongkong

弟於西九月二号離金山往美之北中各省，兩月後可再抵紐約，通信請照上地址寄便妥。此候

大安不一

右君、蘅青統此不另　弟孫文謹啟　西八月廿一号

此書（一九一一年）由[illegible]寄至英國，那時[illegible]武昌[illegible]

致吳稚暉緘第十七函（五）

稚暉先生大鑒：弟今午從美抵英，行動主極端秘密，今晚八點到訪，聞先生與張君出外，不遇，為悵。明晚此時（八點）再來訪，請留寓一候為幸。

近日中國之事，真是央央大國民之

致吳稚暉緘第十八函（一）

風從此可強必當刮目相看凡我同胞
自當喜而不寐也今後之策只有各
有同德同心協力於建設則吾黨所持
民權民生之目的指日可達矣

孫文謹啓

此辛亥武昌起事後　先生由美至英下車
後訪余於倫敦寓舍所留之函也　敬恒注

致吳稚暉緘第十八函(二)

澤如同志仁兄鑒：刻接精衛、應培兩同志函，備述　足下熱心革命，力任籌餉，以濟軍需，欽佩無極。現下我西路義師在欽廉連戰大勝，聲勢大張，廣西邊防營勇之思反正以為義師內應者甚眾，今有數營已經定約與我廣西別軍同時起事，急需花紅並月餉萬元

精衛來函謂足下處力能籌五千如此當
可勉期集事務望足下早日籌便付來以便
轉滙軍前令立行事若於此時廣西能大活
動以為欽廉義師之聲援則西路大局可
定而東路惠潮亦可預備再舉矣雲南之
局亦有布置廣西得手則雲南之師亦可

隨之而動如此則兩廣雲貴可期恢復而革命軍之根本固矣全局關鍵係於廣西邊防營勇之嚮應而嚮應之遲速又係於籌欵之成否今得　吾兄力任一臂事可無憂矣惟機局之來難得而易失今誠千載一時之機若不致遲延錯過則南方基礎可定而破竹之形成

矣懇為留意幸甚得款請滙星加坡張永福
兄代收便妥張兄住址列下此致即候
義安不一
各同志統此問好不另弟孫文謹啓
西四月十七日發

Mr. Teo Eng Hock
105 Beach Road
Singapore

致鄧澤如函之一（四）

澤如吾兄大人鑒四月五日來示並則單千元
及譚德棟翁信一函概收妥隨復一電想已
達覽茲付上收據兩張並譚翁信一函祈
查代交
日來我粵南軍所至皆捷清兵之歸降者
已逾四千有餘每日糧食軍火甚鉅必當
源源接濟至破雲南省城之後乃能自給現正

致鄧澤如函之二（一）

待濟甚急之時弟前日連有函電詢及鄉翁肯否助力未審如何此翁一諾則大事成事方今吾軍正在聲威大振之時望足下與心持兄竭力勸之如能成就則足下等之皆於革命軍功德實無量也前所謀加補欽廉軍火及招納虜西營勇兩事皆以

雲南之急未有餘欵兼顧實大滯動機如欵項足以招呼三處同時大活動則清虜之滅易如反掌矣望為圖之並祈賜復此致即候

大安不一

酉五月十二

列位同志統此候好不另 弟 孫文謹啓

致鄧萍如函之二(三)

○澤如仁兄鑒中央船前由弟代請湯伯令君來坡办理政良各務乃伯令君到坡後因意見与永福君不合致小有衝突伯令遂決然辭去而永亦有推却一切責任之事惟中央根於大局甚為有關不能不竭力維持　弟今再代請本坡林義順君出來司理一切而吳悟叟副

之日內已開始註冊事務惟各地所認之股多未交來而中興報前日用了後日錢前貴處寄到之千元為債務及日需已用盡今又告急矣各埠散股非待註冊成為有限公司發出股票未易收也未知 貴處能否再將其餘股份千元速行寄來以應燃眉

之急中興新者能過了此次之關頭便可無憂矣蓋註冊後擬即製就股票四千張前已有股者即行發給此次認股者亦給股票收銀所餘者即托各同志散賣如此則股本可立集矣而目下之急望　貴處先行設法籌措幸甚也

又弟之欲速往歐洲決奪重要問題以暹
羅所承任之旅費尚未寄到故不能成行
其所以遲遲之故只因一領袖同志以米較生
意不前幾有破產之憂故牽動一切日前
此疑幾使弟失望故着僅民向仰光同
志等之前禮拜再得暹羅來函云日

致鄧澤如函之二(四)

内當竭力籌交文得仰光來信云該處已有公款十餘千可以隨時撥用公另向同志加籌籌就一並交漢民帶來有此兩路之預約款則歐洲之行或不致久延而誤絕大之機會也惟現在本坡百務交迫當同志皆陷於窮境多有自顧不暇之勢故弟處已絕糧矣而辦事要人尚有十餘人在此相依而日內又有安徽省與熊

成基起事之同志砲隊營管帶洪承典等
來星皆不能不招呼故暹仰二款未到之前
尚須三百元以足支月內之用此又不得不懇
足下等供給一月之費以待接濟之至也以上
二事皆屬緊急而以弟之日活為尤甚
公等如能兩事並辦最佳否則請從速籌
三百元匯來以解在陳之困可直匯至弟處

致鄧澤如函之三(六)

畢寫 Chung Tan or bearer 即隨人可收乃便捷也匯單信可保寄如左之地

Mr. Chung Tan
111 Orchard Road
Singapore

此處能多可匯至
西以月尾回此月
可以開條此兩單

又中興股銀可直匯中興號名義收惟匯單亦

宜寄此處，以便弟親自交托一切。前因部案及尤列事被奪去廿人（石山工人同志），日本弟出頭與華民政務司理者釋也。安南送來之人極雜，非盡屬革命軍人，亦有極壞者在其中，破壞人家治安之事所不能免，今惟設法別其良莠耳。此致鄧侯

大安

弟孫文謹啓 四月六号

致鄧澤如函之三（八）

澤如仁兄鑒來函並盟書廿一張匯
票一紙已即着人收妥矣南洋近
況如此真為大事進行之大阻滯
也幸尚有熱血如 乙者召則吾等
不免有坐困此地之虞矣底另並
此付上祈為照授是荷此請
大安 弟孫文謹啓 四月十二号

致鄧澤如函之三(九)

澤如仁兄鑒盟據十八及鄧票五十之
俱收漢民兄昨日已搭船回港弟亦擬
十九号啟程日前在本埠被拘之十九
人已釋放於前日搭船往暹羅矣中
興報聞注冊事已經妥當日內可復行

致鄧澤如函之四(一)

有限公司股票亦現異悟更經理較
前差好亦略可稱意南洋大局望
兄等及各同志維持勵進為幸此候
大安不一 弟孫文謹啓 西五月十二号

致鄧澤如函之四（二）

澤如我兄大鑒示悉茲如命書就一函請
代交戟門兄為荷弟決明日起程南洋大局
深望
公等維持擴張中興報註冊成立有
限公司已辦妥刻製印股票日內製妥當再
遣人往各埠交給並催收未交之股及發買餘股
如有人到望為贊助一切幸甚此致即候

致鄧澤如函之五（一）

大安不一　弟孫文謹啓

各同志統此問好不另　西五月十八號

同志公鑒弟自抵歐以來竭力經營籌畫以

期輔同志之望然所謀至今尚未就緒因在南

洋時所得前途所擬之条件（即在美落呈覽者）

乃經手人欲從中漁利非資本家之意也弟察

為此情即行娛却經手之人而托政界上有勢力之「韜美」君（即前任安南總督）帮同運動資本家「韜美」君滿意贊成將有成議矣乃不意法國政府忽然更變新內閣大臣「比利仁」不贊成此事而資本家故有遲疑而韜美君仍欲与外部大臣再商設由彼以動新內閣大臣因法資本家非得政府之許可斷不肯投鉅資也即由前之經手人支

涉結果亦必如此。前經手人一見吾人開口之事實，則出條件以示吾人者，彼蓋料知前內閣「居利文杭」必能許可，故投機而來也。而內閣之變更，實為意外之事，若則無論何人現居皆可成事也。韜美君游說外務之事，至數日前始有回覺音云，現在事不能求請展以有待等語，弟一得此信，即於西十月三十一日起程往美國，該處亦頗有望，故一往以觀機局

致鄧澤如同志書(三)

如何也在英京亦找得一路惟現尚未有眉目故未敢詳報此路之件系甚屬便宜利息亦照通常算法並不要求特別之利權惟須吾黨名望同志出名担保一事耳其路之介紹人現往美國弟到美時當與他再商如得實音當另行詳報但閣於出名担保一節弟已思得一法想當可行候得實音則并奉聞以請大教前借之款現尚無由歸趙求為

竟限以待此事之揭曉當再報命此致敬候

大安 弟孫文謹啓

再戰門兄五月初三日來示已得收讀統此覆候恕不另函 西十月二十九號英京發

澤如仁兄並各同志均鑒弟由歐抵美已數月所圖之事尚未大就然甚為有望將來或有成就亦未可知美洲華僑前時多付和保皇今大為醒悟漸有傾向革命之勢不日當可聯成

君等為一大團体以贊助吾党之事業也弟今在美擬一面謀所志之大目的一面則聯絡華僑現已在紐約芝加古並金山大埠三處設青同盟同會人心甚為踴躍他日進步必有可觀足為告慰者也

茲有一事奉聞請君同為留意謀之如事在可行務祈設法告知如事不能行亦請早西復示此

致鄧澤如函之六(二)

即儘攬華人所產之錫自運銷於美國第恐馬來半島為出錫最多之區而美國則為銷錫之一大市場然錫之轉運向為倫敦商人所獨攬價格低昂隨彼所定弟意以為華人若能將所產之錫自運銷於美國中間不經倫敦商人之手當可省一筆經紀之費且價錢不致為倫敦商人所制自當兩有所益弟在紐約曾遇

商場大經紀与商此事彼甚贊成担任銷路但必要大部倘能包攬馬來半島出產之大半或一半彼能介紹於大資本家立預約合同承銷全年之出產或數年之出產皆可茲將要畧開列如左

一每年能包攬出產幾何

一每担價錢幾何（長年定價）

致鄧澤如函之六（四）

一交易之法如何（此當兩邊妥議然公等當可先發表意見也）荷屬出產亦甚多但此已歸荷政府包攬專賣商人無從過問惟馬來半島華人所產之錫如能聯合成一大公司直與美人交易當能賺回一筆甚大經手之費、如不能聯成一公司則先須定一價格與各佛廊立長年合同亦可得亮中情節　公等覈弟當熟籌此事可否施

致鄧澤如函之六（五）

行理居詳查示覆有信寄金山大同日報

轉交便妥此致並候

大安不一弟孫文謹啓

正月二十日金發

Y. S. Sun

Tai Tung Yat Bo

38 Spofford alley

San Francisco

Cal U.S.A.

致鄧澤如函之六(六八)

澤如我兄鑒：西三月一日由金山寄上一担保函，言錫務收攬直接轉買於美商一事，托足下查悉各節，後覆函寄至大同日報轉交等語。弟今適有要務來檳，於西三月廿二號由金山動程，廿八號早可以抵埠，大約在檀有三兩個月之往留，後此或再往美或回

東方現尚未決前書未知 足下已回示否如尚未回示即將函直寄松香山更為快捷因近六七日路如已回音亦請多抄一函寄松因前寄往金山往返必定費得一月之久則再寄一函或較前尤快也南洋近日人心若何究勢仍有進步否甚望示悉此候

大安不一 弟孫文謹啓 三月廿四號舟中發

致鄧澤如函之七(二)

再省事又失敗殊為可惜然弟在外之運動已入佳境不久必有成議現在英美皆有甚有望之路若英地先成則弟再回南洋與各同志切實謀一辦法美事則另有法不用費神再及

同志公鑒 弟於七月十一號從日本抵星坡自離此地一年有二月遍繞地球一周所經五六

國所圖之件尚未達最終之目的惟進步疑
前甚多將來總有大希望也　弟至美洲
頗蒙華僑歡迎該地之僑黨已多歸化革
命弟本欲久留該地一年半載以經營
團体之事無如祖國情勢日急又遇精衛
兄等失事於北京故亟欲東回就近親籌一

致鄧澤如函之七（四）

前則日本住有兩禮後遇清政府大与日政府交涉諒難久居遂南來此地殊非本意也惟既來此則欲從新整頓團体以成有党勢力之進步則於革命前途必有所補貴埠同志熱血過人想必有良策以匡不逮望為賜教 弟現暫寓張君永福花園

致鄧澤如函之七（五）

不日當另函屬居有信請寄新長美轉交或寄廣憶昌客棧鄧子瑜君處亦可澤翁兄寄金山並於早若一函俱已收到該事容俟面談此候

義安 弟孫文謹啓 七月十四号

澤如同志仍乞大鑒六月廿九日來示接悉現下以議改新章各事未定故遲於奉覆然 此外處所收盟表既為日已久則請寄梹城

致鄧澤如函之八(一)

假羅甲街得昌號黃金慶君轉交由弟暫存儲可便是以後新章欲一概不收入會費支部辦事費擬由會員隨緣樂捐應見新進務之艱難退縮未知　足下及各同志以為如何此致並候

義安不一　弟中山謹啓　西八月十一号

致鄧澤如函之八(二)

○澤如仁兄鑒茲得貴埠人寄來英文信一函稱為托　足下代寄者然審內外皆一人之筆跡並無　足下一言今將原函付上一觀如　足下識其人為妥當則請代　弟面覆之彼所欲得英文紙英文書弟無現其物又彼欲知革命之總方針除非彼已為會員而願出而任職者否則

致鄧澤如函之九（一）

不能相告也或彼欲知者為革命之宗旨則
請　足下將所知而告之也彼究為何如人望
足下詳為復示幸甚此致即候
大安不一
各同志祈為問好　弟　孫文謹啓
四月十六号

致鄧澤如函之九（二）

澤如同志仁兄大鑒來函並盟表廿張匯票一紙已

得接到茲將底另寄上乞為分給

至於盟書之改良則殊非捨重就輕乃再加嚴

密耳其前之中間四語今改為三語各包一主義

以完其說其前之中國同盟會會員字樣今改為

中華革命黨黨員以得名實相符且可避南洋

各殖民地政府之干涉蓋各殖民地有例嚴禁私會句

遺墨

致鄧澤如函之十(一)

法英兩殖民地前年已公認革命党為政治之團体，法安南送党人出境，而英殖民地收納之是也。若同盟會之名，在各殖民地皆未註册，彼官吏可視為私會，非如革命党之名有案可稽也。故盟書用之為宜（至所抄會已一律用之矣）。至團体與團体之往還，兩者俱可並用，隨人擇之。並付上盟書底稿一張，祈為寫出施行。又照新訂分會總章，以後免收入會費，而多舉主

盟人以廣招徠至地方會所之費由會員均分但任而本部及各地支部前者辦法多未妥善今擬重新組織之重要政事之員議給一定薪水俾將來組織妥當時當定預算表其本部每年經費若干由各地分會分任向各會員捐助需足數為度擬支部經費若干則由所屬地

致鄧澤如函之十(二)

之分會如前法捐助

五月捐一節檳城同志現已舉行每股月捐五角認股多少隨各人能力是視每月收存貯於行銀用慈善名譽選大人管之他等党事亦不得提用只開於赴革命軍者乃能提用候此地辦有頭緒之後必將辦法通告他地同志也此致即候

列位同志大安 弟 孫文謹啓 八月廿四号

致鄧澤如函之十(四)

澤如仁兄並列位同志大鑒：近日內地因釘門牌收樑稅，各處人心不服，皆思反抗，機局大有可為，吾黨不可不乘時圖大舉。惟弟所謀歐美之路皆尚未成就，倘今有革命軍起，則事亦立可成議也。且現時民心軍心皆變，本不須大款已可舉事，若有十萬為事前之預備，使可敷策畫而計成功矣。弟現已發函各埠詢問各

致鄧澤如函之十一(二)

可担任幾何者合名單可[illegible]籌足此數因使君則畧少亦可用暇一發也　貴埠能担任多少並另有何法向他處籌資以助成此舉請為示知弟事務安頓後當來与各位面商也此致即候

大安不一　弟孫文不一　西十月十四号

澤如同志仁兄大鑒　梦生代筆信並盟書一百四十八名已得妥收　茲編就底号付上祈剪開

分支名人可也聞有若數寫不明白者可按
次補寫唐字以便收者易[illegible]更使自改訂
新章大加比助已大收成效單剩乞一埠就來
加盟者甚衆現已收二百多人聞不日可收至
千人云茲付上章程數張祈為察入施行
最要者為十三款務望切實舉行將新舊人員偏

者排列則團体可以固結矣否則仍如散沙也弟前在美所得大款之路近接彼地羅賓銷息謂不能速成（然非絕望）故弟決意不再外求他人而欲盡吾黨之力以圖再舉據之現在時機之好人心大變軍隊亦從可以不需大款十萬之數便可預備一發　弟親行督所事當無不濟也此十萬之數小呂宋●一埠可望担任三四万之多餘分任於各埠若各同志肯盡一分之義

務以眾擎之力想不難集事也貴埠同志
能力任致何若力有不逮宜速行推廣團体
以多數人而人各出少資則易為力此款先間
當要需用也請與各同志預為設法籌現候
一俟來信一二月內當親往小呂宋以集此資
或可得亦未可料也幸協力謀之此致即候
大安不一

致鄧澤如函之十一（五）

列位同志統此候好　弟孫文謹啓

澤如同志仁兄大鑒：貴埠李君垂、民鐸

社員楊君到檳，接讀來示，並二君所言，得

悉各節。足下關切大局之深，良足欽感。往坤

甸一事，當候滇民之南來與楊君來往有成。

楊君所陳以為然，且俟圖之。弟今后有所見，必

致鄧澤如函之十二（一）

須
足下犧牲數礼拜之時日親來商助財事
望可成見信之日無論如何恢忙必请早臨為禱
至急至要餘容面談此致並候
大安不一
列位同志倪此問好　弟孫文謹啓　十月廿八号

夢生
學如兩兄同志大鑒來書敬悉所云澤如兄

致鄧澤如函之十二（二）

要一札拜之後事妥方能專臨此亦未為遲也

弟當待至此時就是此處即候

大安不一　弟孫文謹啓　西十一月三号

澤如
覺生兩兄同鑒壩羅來信已得收讀源水秋露君

如此踴躍以謀助義軍實堪欽敬各埠同志

致鄧澤如函之十三(一)

亦果急讚成想此次之舉必能達目的也所
囑寄書各位已如命行之捐冊弟已多印五十
本　兄等何日能出星洲弟當同時前往納閩
有信來鄧子瑜近見該埠人心多向革命現
已有同志百數十人皆埠中之望者未知　兄
之友尚留該地否如在則　兄前去必能大翻心

致鄧澤如函之十三(二)

頭也楊君錫五擬民鐸社中人言確未曾
聯盟而譯查總冊亦未見其名然未聯盟而
盡心力以助革命者常有其人吾黨亦不必拘拘
於此惟楊君自認其已在航業手行之此以無
作有似為有意作偽殊不可解且聞之彼之同事
皆稱彼平日人和平無常皆無為衆所欽仰之行為

彼到貴埠則為 兄等所折服如是總有所為而
君所言殊有不符此中情節請 兄等詳審之
心表同情於全党非對個人有將別感情似較楊
為之又據彼同事所言坤甸之廖李等君覺
李甚且黨曾有偽君子之為患較與十人大甚也 弟文頓
西十一月二十號

致鄧澤如函之十三（四）

澤如　　西十一月廿八号

夢生並列位同志兄大鑒：弟以十二月六号發檳城，十号晚行抵高浪堡埠，寄泊數時即又動程西向，此後与南洋相隔以日而遠，中途或未便致書，必俟抵美或回華後方能通音問也。弟之此行，以有特別之外交問題須往英京，及預計南洋之款恐難及十萬，有誤大

舉之期，故順此趕速赴美向華僑籌款止此數以應要需。此行想可達目的，因近半年來美之華僑聞風頗眾，而所籌之款為數不多，當易集事也。此間之事望兄等竭力圖之，以收水陸並進之效。漢民兄此時想已會面，詳籌一切。是此，致並候

列位義安。

弟 孫文謹啓 十二月十号

致鄧澤如函之十四（二）

澤如仁兄並各同志均鑒三月廿六日來書已得收讀足見苦心勞力為國奔馳欽佩無極也按以來信之時計之去省城失敗之時不過三四日耳追憶當日何以為情弟亦不勝萬千感慨也然事雖失敗而其為影響於全世界及海外華僑實非常之大由此所得之效果

致鄧澤如函之十五（一）

亦不可勝量以區區千餘萬而做出如此驚天動地之事使吾黨士聲勢飛騰千丈亦甚值矣弟敢決此次●失敗之因必定生出他日成功之果也從此之後所謀內外路皆易入手弟現在開始經營數路想當有一可成惟時之遲速不得而知耳此正為告慰者也

又經羊城一役之後外交亦易入手弟曾看人直

致鄧澤如函之十五(二)

說美國政府皆大表同情今已使人往英以說[illegible]彼中權要想必能得當法國政府則向已有通情者也如是吾黨今日可決英美法三國政府必樂觀吾黨之成事則再舉之日必無藉端干涉之舉且必能力阻他國之干涉也此又外交之路因羊城之影響而收效果者也

金山致公總堂雖係洪門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然向多老朽頑錮向無進取之氣故當與吾黨之少年勇進之輩積不相容數月之前稱大反對同盟會之籌餉美國華僑十居八九為洪門之徒致公總堂一反對籌餉則雖熱心革命者亦不敢前故以美國華僑之數所集不過萬餘港銀遠不及加拿大少數華僑之捐款

致鄧澤如函之十五(四)

乃吾羊城一役之後見吾党志士指身赴義英
勇絕倫則被錮老朽之輩亦因而奮感今致
公總堂已發起籌餉現已設立籌餉局以專
責成想不日必能大收效果也此又羊城失敗
之影响者也茲付上致公堂籌餉章程一閱
弟於月內此處籌餉局規模大定之後當再往
東美今冬或再往歐洲以辦外交要件而畢

之期尚未定也

南洋人心想亦必以此次之失敗而愈增奮勵

也望　兄及各同志竭力維持已聯之人心並鼓

吹初醒之民氣倘得合大群集大力以南洋美

附華僑之財力以濟內地同志之所需自無不足

而成功之期決其不遠也幸共勉之

弟家人住檳家費向由檳城同志擔任每月百元

致鄧澤如函之十五(六)

自弟離柳之後兩女讀書家人多病醫藥之費常有不給故前後兩次向港部請撥公款然此殊屬非宜實不得已也自隱款撥後則無向柳城同志取費蓋每月由金慶君散向同志收集亦殊非易事有遲期收不齊者此亦長貧難顧之實情也雖日為天下者不顧家然弟於萬里奔馳之中每見家書至亦不能置之度外常以此縈擾心神紛亂志氣

於進取前途殊多窒礙敢請　兄於柳城外吾輩邀合着實同志十餘二十人每月每人任五元或十元之按月協助家費以紓弟內顧之憂而減柳城同志之担任以柳城同志之供給已逼盡其載未免疲勞備　兄與他輩同志能分担實爲至感此候

大安不一

弟孫文謹啓　西七月十八号金山寄

致鄧澤如函之十五(八)

澤如兄鑒：十月一日來函已得收讀，除着書記詳答之外，弟更有言者，則此次擅來南洋實屬大為不合。當彼離京之前，弟數邀之到寓，請彼寫立誓約以為統一之要，彼竭力反对此舉。弟從詳与之討論數點鐘之久，卒歸無效，於是叮彼勿干与公事，彼已允諾，今又來

致鄧澤如函之十六(一)

南洋籌款　　　　　　　　對弟如此者
何有於党人　　　　陸　　知彼甚詳
兄可詳詢之也彼此次來籌款不知其居心若何然在
事前既不能聽弟之号令則得大權之後更可知
矣革命之事本屬不難而今日之紛亂則同為革命
党各欲自樹一幟大有不相下之勢則他日之戰爭不在
殺敵為難而實在自相殘殺之可畏也革命党能統一

則革命之事業已成功過半矣不能統一則使成
功等於第一次　其結果亦必如今日矣局外人不察
多怪弟之退讓然弟不退讓則求今日之假共和
猶未可得也蓋當時黨人已大有爭權奪利之思
想其勢將不可壓弟恐生出自相殘殺之戰爭
是以退讓以期風化黨人而聽國民之自然進化
倘袁氏不包藏禍心恢復專制則弟之退讓實為不

致鄧澤如函之十六(二)

錯今袁氏既如此則第三次革命為不可少之舉但必
須淨本清源將不良之分子大加淘汰而第一辦法則
須統一　首為反對此實大碍進行也倘不能
統一則必不可再事革命也如　若請兄與同志切
勿再與共事蓋損多益少也故款項一節須寄東京
本部由本部分配事權方能統一請公等籌得
切不宜直寄香港蓋香港機關林立各不統一然彼

致鄧澤如函之十六（四）

苟口稱必服從本部之命令也倘南洋款直匯
香港則彼持以反对本部而消滅革命党之主動力耳
如此行為是無異間接為袁世凱之助也故請
兄及各同志再三思之並廣布此意使南洋同志
遍知南洋之款若不肯寄東京本部則請勿籌
更妙蓋無南洋接濟他方以款本部當有以統一

之備籌有緒則統一更爲無望矣無統一則有第一次之成功亦失敗有第二次之勢力亦失敗第二次南方有兵十五六萬有財數千萬有土地六七省已宣布獨立其未宣布者尚多然不待袁兵之到已紛紛潰矣則如廣東初則陳炯明和用袁之力而釋漢民之位其後則鍾鼎基欲與陳爭都督蘇慎初與鍾爭張我權復與蘇爭紛紛相

致鄧澤如函之十六(六)

爭相殺而龍濟光乃得收漁人之利是吾黨之政自改也非袁敗之也)是以弟今日負完全責任以發起第三次革命凡我老同志如有鑑於前車之失而表同情於弟之主張者幸為竭力相助否則亦請勿以錢而助他人自樹一幟之人以破我統一之政策則革命必當成功如其不然吾自籌款各自為謀則必失敗之道也　之

所為則有類於此也請兄等為我拒絕之則
幸甚南洋籌款本委任陸文兄惟　因
恐會弟復信任　等故決然不与為伍而並
且給弟示者之相見　幸將此意解釋而請
相助為理可也弟從新組織中華革命党為
統一之機關自成立以來各省已陸續統一遠至
四川雲貴山陝甘肅近至江浙閩贛兩湖皆惟

致鄧澤如函之十六（八）

弟之意全是從惟廣東行之自立不肯聽命其
故皆以南洋有所籌款故欲各行來自籌自救是
以欲從一廣東必先從南洋始望兄竭力圖之據文
澤如兄鑒文有外甥程炳坤者近由新
加坡來函云彼在該埠謀生無術欲
文為之設法安身惟文向以許身於

國也為何人之謀又向少與之見面究不知其人品格才技如何故無從為之設法（問香安莊梳公司便知其住址）特轉求之為我一查其為人如何如屬安分有可培植望為推愛為之覓一事以謀生則感同身受矣此

致鄧澤如函之十六（十）

致並候
近安不一　孫文　二月六日

澤如兄鑒：党中同人皆推舉兄為財政部長，暫駐南洋，就各埠籌集鉅資，以備急用。籌款就緒之後，即請速來東京助理党務為望。茲得[illegible]（周之貞君）來函云陳

已先後回南洋，此兩公皆挾有厚資而　尤厚據江西

同志云云：總有二三百萬而　親對　稱說如有機辦事

需款百萬左右可不必他求能獨力任之者而弟所知者祗現時存在上海匯豐銀行之現款確有三十萬兩即以此一批以是辦就目前之事矣惟二人皆極有大志大概此次辦事非總統其屬故第二次失敗之後弟到東京見各同志皆極力主張急進馬上辦去而極不以為然其初弟猶以彼經過此次失敗之後或成驚弓之鳥不欲出而辦事但據諸友來函云在巴里極欲聯絡諸

致鄧澤如函之十七（二）

國政界爲他日援助雄心勃々並未嘗有退志勸弟宜用之等語由此觀之　之不欲與弟共事者或以爲與弟共事則總統一席必不輪到於彼未可知也否則何必另樹一幟乎果如此則　誠不知弟之爲人也弟能讓總統於袁豈不能讓總統於同志乎請兄與南洋各同志勸　切勿自樹一幟能協力同心則有成否則必無僥倖也如　果肯出款百萬以來此良機則倒袁誠有反掌之易袁氏財力已

窮今年年底必不能過矣袁亦自知其危故俯首帖耳以賊本
之圍範寧私結密約將中國降為他人領土而不恤者亦為
自保計也然日人猶不信之雖佯許袁氏以力壓革命黨之
起事然吾黨果能大起 弟信日本亦必不干涉也若為零星
小起且在日人勢力範圍之內者如南滿及山東等處日人必
有干涉也茲請兄以本黨財政部長名義與 主約若
彼肯出此資兄可簽押許以竭力運動同志舉彼 為第二次成功之 得

致鄧澤如函之十七(四)

絕也蓋此半餘之人弟已派同志人各省調查預備及運動軍隊已多處成熟迺弟一人所費已罄所有約八九萬金而迺日美洲陸續籌來者亦七八萬金而弟尚有借貸三四萬金共已費去殆逼二十萬故能造就各省人心今遇歐洲大戰袁氏缺械之路俱窮而吾人則飛行機及種種能制袁氏死命之具皆已備就今只待大款則同時可發動數省袁氏必難以我敵則成功甚有把握也　能來助事更易舉

若彼欲另樹一幟則彼所用[illegible]預備所成未必過於我也且彼向不預備則使今日開始亦非費一年餘之時日必不能達我所至之地步也然一年之後時機已失矣時勢之變又不知若何矣故彼另樹一幟恐必無成也則使成矣彼並不與吾

致鄧澤如函之十七(六)

党共事吾党豈甘共戴之為領袖乎此時必有與之爭者為彼一人目的計當與吾党協同動作為宜也望兄與此勸之務使其眾從而後已否則彼所挾之資乃民國之公款實非彼一人之私財也彼若不肯挪公款為公用則屬自私自利不仁不義也則望兄等當籌適當之法以對待之也此致

弟 知名親筆

致鄧澤如函之十七（七）

澤如兄屢荐特派鄧海濱兄為
文駐港特派員並特派兄為理財
員望兄與海濱相助為理調和各人
意見以期速達滅陳目的為荷此候
大安　孫文
十月廿六日

致鄧澤如函之十八(一)

介石兄座：頃見兄致展堂、壽新書，有十日內如毫無進步，則無可如何等語。吁！是何言也！吾不能親身來閩，而託兄以討賊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

上海九廿寓廬記

若十日無進步則不願幹則直無事可
成也就如來信云云于薩當來隨北事
已不成問題則內部之大難題已得解決
則進步為極大矣其他紛繁小故何足
介懷縱我無進步而敵則日日退步如
敵軍將士之日有覺悟也敵人之團体日

形瓦解也。吾粵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深也。此即日日之無形進步也。由此以觀，我能堅持，便等進步矣。故望兄切切稍萌退志，必期達滅陳之目的，而後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則必有事無成也。兄前有志於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illegible]契，現已大

得其要領然其中情形之複雜事體之麻煩殆較之福州情形當過百十倍此無怪吾國之志士乘興而往彼都者悉皆敗興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從此可日為接近然根本之辦法必在吾人稍有憑

致蔣介石函之一（四）

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藉則雖如
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
同矣亦奚能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勸共
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
非先得憑藉不可欲得憑藉則非恢
復廣東不可此次廣東一役則西南

與党統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數省為我憑藉則大有辦法矣此次土爾其革命党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則全在福州之一着也能即進而滅廣州之賊固善如其不能則保守福州而堅持亦為一進步也蓋有一日福州則我有一日之憑藉外交

內應則可以此為有最倘並此而無之則我不過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無足輕重故兄能代我在軍中多持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故望兄為我而留萬勿以無進步而去兄忘却在白鵝潭舟中之日惟睡食與望消息而已　當時何嘗有一毫之進步然

上海九年十月廿九日

其影響於世界者何如也今則有我在外
活動而兄等在福州則為我之後盾也有
此後盾則我之計畫措施日日有進步或
者不必待兄等之收復廣州我計畫已達最
後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無論如何艱苦煩勞
必當留在軍中與我在外之奮鬥相終始庶幾

致蔣介石函之二(八)

有成於間日日之進步非紙墨所能盡仲
愷參當能略道一二總之十數年來在今
日為絕好之機會吾人當要分途奮鬥不
可一時或息庶不負先烈之犧牲國人之期
望也千萬識之此候
籌祺　孫文　十一月廿一日

介石兄鑒：函悉，季仲函亦得讀。日來變局愈速，非兄早來滬同謀不可。軍事進行，湘閩似已有不謀而合，日在進行中，湘較閩尤急，而有望似日內便可解決者。余聞昨日已行，或有分道而馳，先急回滇也。某事近已由其代表專人帶函來問廣東大局問題及解決之法，予已一一答之，從此彼此已直通問訊，凡事當易商量，彼處有一軍

遺墨

致蔣介石函之二（一）

事隨員同行已請彼先派此員來滬以備詳詢軍
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之稍愈則當早來備
籌一切無甚此候
近祉

孫文

八月三十日

致蔣介石函之二(二)

遺墨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介石兄鑒函悉今撮要答復如左

一我必要湘軍及朱培德部全完出發

後乃能回省大約要十日左右

一大本營決定在韶練兵地址最好在馬

垻南華寺之間此地水土衛生極佳

一槍枝之置處當不能照第二議全交汝為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三（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彼未曾照我所定之計畫施行也（指奸商奸兵同時要對付言）

一練兵一事為今日根本之圖槍枝廠分當

以此事為準若用五千則可以叁千為北伐

之用如完全當為練兵之用則當不能移作他

用該為果要一式之槍可着之先整頓其部

隊若能汰劣留良得一萬則可給与一萬得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二萬亦可給與二萬兩俄船已來過此地以後再來當更容易如我確有可靠之兵要槍來用以後不成問題此頭一批之械不過到來一試耳以後只要問我有人耳必可源源接濟也

其他之事兄所見甚是至於北伐出兵此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三(二)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間自樊部出發而後已使贛敵疲於奔
命昨日何雪竹部始能繼續出發如此出兵
當然犯正兵家各個擊破之所忌然樊
鍾秀竟然冒此忌而出未見敵有何能力
擊破也吾料閩軍與朱部一出則贛南全
部必為我有也此答
孫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三(四)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再留備東江之七九子彈當要撥五拾萬為湘軍出贛之用此物一到湘軍即發幸勿延遲至要至要

現在只欠米和出發費耳若此小數有着則頭一起之北伐軍可全完出發矣又及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介石函之三(五)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介石兄鑒：今早收到專人帶來之信，敬悉。作答趕車寄回，尚有未盡之語。兄言兩月內可練一支勁旅，如現時已經開始訓練，則不必移訓練地到韶，因遷移費時，則兩月斷難成就。果期兩月可用，則就現地加工。但不知所練之隊為數幾何？五千乎？抑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四(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八千手如是五千則所餘之三千槍必要即日
運韶以利北伐因趙成梁部在韶已練就
徒手兵數千彼要求加槍弍千必即日北伐
不求出發費李國柱（湖南最熱心之革命同志）
亦需步槍一千合他編入朱培德部内如此則
趙成梁一部有槍四千朱培德一部有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四（二）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槍四千湘軍有槍萬弍千此三部共槍弍
萬（其他不計）向江西進取未有不成功也
江西得後則湖南不成問題然後再合滇
唐川熊黔袁會師武漢以窺中原曹吳
不足平也
之之新軍兩月操練好之後立調來韶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我若遣君西南局面日有發展當先鞏固西南然後再圖西北且最好能由西南打開一聯絡西北之交通綫如陝甘等地則西北之經營乃容易入手蓋西北所乏者在人如無捷徑可通專靠繞道海外殊屬艱難也三千槍能速運來否切望即答　孫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四（四）

大本營公用牋

介石兄鑒 截得那威商船私
運軍械事今晚着鄧彥華率
同江固艦來長洲之後更約英
國兵船來黃埔協助如遇有事可
協商共同一致行動可也 文白
八月九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五（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介石兄鑒剛人有願籌北伐費而討回槍械者此事現交精衛酌如得完備結果當要估回一大部與服從政府之商團故酌估其一部分為練兵費一節不可施行此批械如何發落當俟精衛交酌後而定也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六日

孫文

致蔣介石函之六（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介石兄鑒前李慶將軍要取手
機槍拾八枝為配甲車之用務要照
發不合學生帶來借用一時又帶
回去此殊失李將軍之望李君專長
甲車戰術一切須由其配備乃能靈捷
且敵人已來窺伺源河頭欲斷我前韶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七（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鐵路之故因我日內往韶關則此鐵路之防備更為急要望擇將手機槍同敢死隊一營交與盧振柳帶回俾李將軍得以配備後方防衛至要切切勿延誤此致

孫文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八日

致蔣介石函之七(二)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介石兄鑒請先發米培德部步槍壹千枝子彈配足其餘前令發給各部一概從緩以待精衛與商人交涉妥後另議此致並候

近安　孫文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八日

致蔣介石函之八（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介石兄鑒：據汝為兄言，如果將長短槍交回商團，當能得百萬以為出發費。果爾，當可取消今日右令，除益之之槍外，可悉數還之，然請與汝為斟酌可也。

孫文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致蔣介石函之九（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介石兄鑒：關仲愷話械船到時擬在金星門內起卸，以避耳目，我以為不必如此。若為避人耳目計，則金星門大大不相宜，因金星門之對面即冷汀閣，該閣有望樓，有輪艇，凡到金星門附近之船無不一目了然，實在不能避，而反露我們欲竊避之心，示人以弱點，反招英艦之干涉，因英艦已視此等海面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為其範圍也一不可也且金星門外年年淤淺此時之水路當較數年前為困必差數尺總致擱淺此二不可也又在該處盤運實花費太多又恐因小艇有遇風雨盜賊之危險此三不可也究不如直來黃埔從艦起卸為妙而以此為一試驗若英國干涉我則又可以得此批到手而不必再理後日如不干涉則我安心以策將來[illegible]若往他處起卸恐此批亦不可得也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三日

孫文

致蔣介石函之十(二)

介石兄屬覓物幾種各種幾何務期詳細報告為荷對於用貨之計畫兄有成竹在胸否鮑顧問意見如何弟皆無一定之用途便可將貨運韶關由我提防可也兄有漢民一信請兄表意見俾我參考為荷此候

毅安

孫文

十月七日

大本營公用牋

介石兄鑒 如明日果有艦來反攻之事則商團槍械亦當與我管一齊運韶為革命之用蓋有械在彼無人運到我自有辦法也 酌之

孫文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二(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介石兄鑒函電皆悉今先
着西槍彈運韶決不瓜分各
軍乃用來練我衛隊之用汝為
亦不能給以一枝如有必要只
可將黃埔前時之槍給他此八千
式之槍一枝不可分撥到韶後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三(一)

遺墨

大本營公用箋

甚多地方可以貯藏我在此斷
無人敢起心來搶也至於運來
時途上之保護亦在黃沙一段
要小心其他一路則甲車與數
百人[illegible]便足可由學生任之黃
沙並小坪一帶可用張民達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三(二)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之隊以保護之其法着張假
作出發韶關集於車站黃沙
大部小坪小部布置妥當槍彈
即上車與學生同來便可至於
欵項現當將黃埔學校併到韶
關再酌可也君電如下北伐必可成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功無效亦出決不回顧廣州望
兄速捨長洲來韶因有某軍
欲劫械並欲殺兄之故暫宜避
之以待衛隊練成再講話陣戰
本改我可放去由爭食之軍自
相殘殺可也孔無可平只有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三（四）

大本營公用牋

遲日或更邀汝為同帶其可用之部隊前來尤所望為商之如何速答此復即候

毅安

孫文　十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三(五)

介石兄鑒新到之武器當用以練一支決死之革命軍其兵員當向廣東之農團工團並各省之堅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黃埔學生為骨幹練兵場在韶關故望兄照前令辦理將武器速運來韶以免意外至要至要此意請轉知鮑顧問並請他向各專門家代籌妥善計畫及招致特種兵之人才為荷　文

十月十一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四（一）

大本營公用箋

第　頁

介石兄鑒槍械運韶既未辦
盡文汝為兩條件今又以環境
遷無施行之必要然則此械之
究以何用為最適宜請詳細考
慮以告我為望北伐志在必行且
必有大影響樊鍾秀所部數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五(一)

遺墨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前已破高安收降卒一團閩敵因此已疲於奔命大軍現尚隊無欵出發但二日後必令何雪竹再出以繼撲之後壓則敵必更恐慌矣趙成梁要求若能得槍二千則無欵亦必出擊江西江西敵甚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五（二）

大本營公用牋

弟亦極

敵鬥志鬥力，大軍一出必得全省（江西）

便可補上游之失。張靜江有電

催出師江西甚力，亦有穿章

廣東亦當為之。此可遍見各省

同志之望，我不可不有以慰之也。此次

一出必能成大功，可無疑義。望乞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大本營公用箋

第　頁

勵各人速出一由東江擊破陳逆而出福建一出江西則川湘各軍必爭先而出武漢而中原可為我有否則無論奉直誰勝西南必亡際此時能進則存不進則亡必然之理也望兄萬勿河漢吾言幸甚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五（四）

大本營公用牋

介石已量機關槍之數既無前
預算之多今又分配無餘而朱邑
之出發雖急需此利器請於學校
內撥出壹枝航空局與甲車隊兩
處或撥兩枝或壹枝總共叁枝至
少亦應給兩枝以勵軍士出發之氣
可也並附相當數目之子彈此致即候
時祉　　孫文　十三　十　廿四

致蔣介石函之十六(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介石兄鑒槍械能否抽出叁千枝來北伐望兄為我切實一打算如其能之我便可與趙成樑立嚴重之條件不獨要他北伐且同時要他交回韶關防地為大本營隸屬之用實為兩利也因槍械一物尚可向前途設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七（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陸不憂無餉也若此時不把韶關廓清則以後更難如此則吾黨欲得一塊淨土為練軍及試行民治之地亦不可得故以三千槍而易一南韶（楚軍未南來之前）速其利實大請兄為我酌奪如於練兵討逆無碍則速予撥一千（每枝配四百）火速運韶何時起運先電告知以便即與楚朱交防　孫文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廿六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七（二）

大本營公用牋

介石兄屢運械來韶如不能主辦到則其次為分給我同志中之隊伍肯為我殺奸殺賊者(此指官長與士兵皆一致者而言)請兄與汝為細查其各部何部有此決心不為奸商所搖動者如有則合集之

中華民國　十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八(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要兄與汝為對彼衆要約立決死之誓必盡滅省中之奸與奸商以維持革命之地盤此事當要部隊一萬人以上上下一心又要汝為先有決心毫無猶豫負完全責任為我一幹便可將黃埔之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八（二）

遺墨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要數給之立即起義殺賊絕無反顧如汝為不能決斷則無論如何艱難危險仍將械運來韶關以練我之衛隊此事可與汝兄切實磋商之即決斷施行為要高團之七九彈則及短槍運來北伐之用可也 孫文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八(三)

大本營公用牋

介石兄鑒今日開始練兵猶不能行我所定編制若謂練成之後兵士官長都成了習慣而後再行改制則更難矣此為我所定之制則欲練成之後可以應我方寸之運用也倘開練之時已不能行我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九(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之制則練成之後我本無心用之矣今為
應我所用之故特札嘉蘭將軍將我
衛士練至一營以為他軍之模範
名謂我編制規模太大若果因此何不
以練至一營或一團為最大單位以一營
等一團以一團一旅有何不可我想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遺墨

致蔣介石函之十九(二)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大家不敢行我之制者則全國為故習所困也本其日本士官保定軍官之一知半解而全不知世界大勢不知未來之戰陣為何物而以其師承為一成不易也因為此故我更要今日之軍人捨去其故習而服從我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制度斯將來乃能服從我之命令聽
從我指揮也如果今日教學生則存一
成見教成之後何能使之為革命軍
負革命之任務試觀北洋之軍隊訓
練非不精補充非不備而作戰則遠不如敗
殘之楊化昭藏致平以彼二人曾與南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十九（四）

大本營公用牋

方稍有革命行動之軍隊接觸而無形中學得一二革命之戰術也此間今日所練之軍隊如果將來能聽我指揮則我必導之去以一攻十或以一攻百也此等任務更非尋常兵法所有倘今日開練之始不行我制待至練成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時謂能聽指揮我決不信也此致

軍官學校教員學生同此不另

孫文

並附步兵編制表一分其餘砲兵、飛兵、代騎、工兵、輜重車、機關槍、甲砲車、未定

中華民國　年　月

革命軍步兵編制

		兵數	官
六人	爲一伍	六	〇
六伍	爲一列	仝 三六	仝 一
三列	爲一連	仝 一〇八	仝 四
六連	爲一營	仝 六四四	仝（附二人） 二一
六營	爲一團	仝 三·八八八	仝（附二人） 一二九
三團	爲一旅	仝 一一·六六四	仝 三八八
三旅	爲一師	仝 三八·九九二	仝 一·一六二

此表人數定實官數可酌量再加

遺墨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介石兄鑒前日命李慶將軍
設備鋼甲車四駕北江兩駕
東江一駕佛山一駕為保護車
路兼帶戰宣傳隊為沿途宣傳
之用佛山車已備妥後日開始宣
而兄處派人忽將手機槍並[illegible]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二十(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收回致不能照計畫舉行李歷
將軍因大為失望吾亦同此心此事
關於黨務軍事之進行甚為要着
且我擬一二日後親往韶關更需
此二十二軍隨行務望照前命令發足
手機槍指八枝駁壳槍弍百五十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介石函之二十(二)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校切勿延誤為要此致即候

毅安　孫文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四日

致蔣介石函之二十(三)

大本營公用牋

漢民汝爲兩兄鑒現在軍隊已完
全集中韶關務要速發乃能不失
時機據探樸鍾秀已得萬安贛
南之敵恐慌非常多向南昌吉安移
動贛州以南敵力甚薄若我軍快出
必可得贛南全部惟出發費尚無着

第 頁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胡漢民函之一(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遲恐失機望竭籌十萬便可出發
前日着湘省往電力公司討民國八年
以前官股之紅利此等紅利之數列在
該公司年結之中但因屢次政變政
府無人往問該公司經理亦詐作不知
但斷不能不認賬如他處無法立籌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胡漢民函之一（二）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即此一筆賬為最整最快請兩兄
協同設法助湘汴速收取之以應裁
之費至要至要此致即候
時祉　孫文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十八日

致胡漢民函之一（二）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漢民兄鑒廿七函悉仍應有欵收入仍
須緊要支出來函所發前已經批發請發
由各人向各機關催取便能了事至未來之
急支即行時尚未發生問題且斷續發生爲
即惟李濟深之欵耳此欵向梅塘籌之可
着他將備我用之欵移去李軍發餉可
也其數約達二萬元近日各機關之收入最有
望者為梅塘厰土約可數一個月之例外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支出着梅預備中央銀行印紙幣費尚欠美
金若三萬六千元其他之緊急款此後
當由兄審斷應付可也
出兵東江之事由己催之亟將題丞各電
叫示各人由其各人問心安否而已並先為彼等
告之倘東江不能早日肅清則北敵必再來而
彼萬無在粵安享之理如能見機當為一
勞永逸之計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胡漢民函之二(二)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昨日因風雨所阻至今尚[illegible]停留石龍大約明早乃可開行往惠和時情勢如何再告

漢伯鑒此不多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廿九日

致胡漢民函之二(三)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漢民滄白兩兄鑒東江水漲為向來所
未有稻田悉成澤國早稻多已失收軍
隊故無從購糧而人民將不免饑荒刻
下最急之事為着兵站速行運大批米
而來博以應各軍之給養並着各籌款
機關火速先籌兵站之米價俾得源源
接濟為要其他各種供應能裁減者裁
減之不能裁減者暫緩之可也刻下此稍當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胡漢民函之三(一)

大本營公用箋

第　頁

集全力以顧東江之軍來望同事各人
皆當注意於此點是為至要此致
各同事統此不另　孫文
並附汝為信一覌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三十日

致胡漢民函之三(二)

大本營公用箋

第　頁

政務會議諸君鑒刻當籌備的款為預辦冬衣之用其數總在十萬套以上非兩三個月不能造起今日即要起首籌款起首定做定做由陸軍部長担任籌款由各機關担任如期撥交不得延誤其雖數幾何用何材料款數各担幾何幾日交清請由政務會議決拿施行為望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七日

致胡漢民函之三(二)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漢民滬自兄產手機關鎗不
准各軍定造只造為衞士隊
之用請為注意切勿再發手
令為荷　孫文
以前所發者着即取消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致胡漢民函之四(一)

大本營公用箋

第　頁

展堂兄鑒：四日來函收悉，賊電已批答，對滇軍在此候之教，有力過回省催之催之責，望兄等竭力做去便可，何家獻委任發表亦無妨，不過此時不可再接事，必俟海南得後乃可，大約不出一月也，青陽數一到有法，時必助之，惠陽下後必有法可應我先發之也。孫文

中華民國 [illegible] 年　月 四 日

致胡漢民函之五（一）

遺墨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來書石龍實無事各軍之自
相驚擾不戰而去石龍殊為可恨
可笑又底石灘即停止其退却而
令之即行反攻各將始收容整理費
大半日之功夫乃得逼逼而向石灘再
進反抵石龍則聞敵亦退却矣昨日
函之來實一大幸否則退兵必長驅回

民國　年　月　日

致胡漢民函之六(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至省城而大事去矣敵不敗我而我自敗矣蔣軍務要速來以厭追擊以期一鼓而盡(滅)東江之敵為一勞永逸計也此復 孫文 廿一日午前二時

民國　年　月　日

致胡漢民函之六(二)

遺墨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着滬台即寫信由楊滄告云東江戰事已發生前李福林所借之砲二門請即還他以應東江攻敵之用　文

此信交譚禮庭帶交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胡漢民函之七（一）

滔天先生鑒。兩接手書。一祝一弔。所祝者尚未確。而所弔者已成真。良深痛恨也。惠州屢攻不下。至今尚在惡戰之中。朱執信已。往虎門收降。為敵軍一部所暗算。殊為不值。日者廣州已附我。惠州當終歸我有。可無疑義。按今後支那大勢。吾黨不

致滔天函之一（一）

獨可以得志於南方。且不久可以統一中國。英美對我方針。近來大表好意。白人外患。可以無憂。此後吾黨之患。仍在日本之軍閥政策。倘日本仍行其扶舊抑新之手段。則中國之內亂。未有已期也。如此則吾人亦不能不倒行逆施。親英美以排日也。

致滔天函之一（二）

而其時當歸之日本。深望日本民間同志。有以糾正軍閥之方針。不為同洲侵畧之舉。而為同舟共濟之謀。則東亞實蒙其福。而日本亦終享其利。東亞經綸。百年大計。無愈於此者矣。日本同志。幸為圖之。此覆並候

大安不一
頭山翁
木堂翁
寺尾翁
統此候好不另
孫文謹啓
十月五日

致滔天函之一(四)

第四集

萱野我兄大鑒 正月二十二日來翰早經收到前數週弟道過芝加高晉訪貴親戚大塚太郎君甚款歡迎惟弟尚未談及數事因見彼甚為悔忙無機言之 數週之後弟再過芝加高到時如有機緣當言之也弟明日往米京見彼外部大臣並一二元老及其他政界之有勢力者此間人士漸留意於支那問題矣想不日必能得其實力之助也

弟回日本之問題何時可以辦到現閣內閣已更變其後之對支那政策如何 足下詳以告我有信仍照前時地址寄來便妥此候

大安不一 弟 孫文謹啟 五月二十日寫

致萱野函之一（一）

萱野君英鑒 別後未審近況何似所謀之事能否成就甚以為念弟與某處交涉中之問題尚未達最終之目的現時在權衡間居以待 君及某處之消息 君事之進行如何並東京近事如何政情如何請 君時時告我幸甚此致即候便安不一 弟 孫文謹啟 九月七日

Address:—
Mr Chung San
C/o Tak Chu Yong
197 Beach Street
Penang
Straits Settlements

致萱野函之二（一）

萱野仁兄足下：今東軍將起，欲得於軍事上有學問經驗之人以為顧問，弟全我兄雄武過人，深以東軍顧問之任相託，望襄助鄙人，背以建偉業，並無延緩，聞太以望贊助。兄之熱誠，弟所深信，望珍重。此請

義安

弟孫文謹啓

致萱野函之三（一）

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處用紙

萱野吾兄鑒：民國統一成功，弟亦息肩，念我故人，兄於民國之事，奔走非止一日，並曾百戰不懈，而日來適值採摘柚柑來，俾承意，殊未悵前時信傳來，又貴上庄于文一件，有不少報一為報紙社，東洋所寄候

起居

孫文

致萱野函之四（一）

遺墨

菅原君足下近以事多離京
未及告別良用為悵然
日前相約之事想不忘懷也
今者閣　貴同志已握政權
而吾人義兵亦起此真適
逢其會千古一時也舉旗
至今十餘日連克大敵

致菅原函之一（一）

數破堅城軍威大振人
心附從從來舉事成功
之速未有及此也惟現下
萬事草創人才兵械多
形不足今特托　足下代
轉求　貴同志政府暗助

致菅原函之一（二）

一臂之力借我以士官供我以兵械則迅日可以掃除清朝腐政而另設漢家新猷矣務望向伊候星君等力為言之如蒙允諾暗助即望移駕到横濱海岸九番地佛國郵船會社通

致菅原函之一（三）

知同志黎煥墀君托他即用電報通傳為幸此禱即候大安不一弟孫文謹啓十月廿三

幸祈將此信秘密切勿登報

致菅原函之一（四）

國民盟長並列位同志仁兄大鑒敬啟者前
上一函請
各同志籌款接濟香港機關為
長流經費以資辦事無滞想已達覽施行
矣乃者時機日逼外而高麗既滅滿洲亦
分中國命運懸於一線內而有釘門牌收捐
稅民心大變時有反抗吾等新軍之運動已

普及於雲南廣西三江兩湖機局已臻成
熟加之党中財政日困雖香港一隅或得於埠
同志之接濟而他方則仍無法可設也且長貧
難顧久待非策 弟今承內地各地同志之催促
並有办事領袖人員列此商議已決策定計不
久再舉此次機局較前尤佳且有 弟就近指

遺墨

第四集

揮策畫一擧必可成功決無疑義也惟預備之
費當要十萬元乃足布置周密而出萬全今
欲合南洋和美各地同志之力在此一兩月之內
籌足此數但南洋各埠華人雖多而風氣閉塞所
有之同志前■曾屢次盡力幾成強弩之末此
次之款總望和美同志担任一大分也弟提倡
革命以來至今日爲第一好機民心歸向軍士

倒戈所缺之者祇此區區之財力十萬元不過松
銀四五萬耳若松山同志出錢能似內地同志拚命
之勇則此區區之款松地同志亦能獨力任之而有餘無
待弟更向他求也見信之日務望向眾宣布即日
舉行開捐〔事前預備〕軍費無論會員非會員凡我漢人
皆當助成此事有力者多盡力無力者亦盡其

所能眾志成城眾擎易舉如能籌足此數則決
無失敗之虞也故此次事之利鈍則全視乎海
外同志之盡力與否耳內地同志既不惜身命苦
心焦慮竭盡其力乃能達至此地步今祇待海
外同志一臂之助則大功立可告成如蘭芽近
日之偉業矣望為勉力以竟全功幸甚幸甚
信到之日限兩個月期內籌集收齊匯出奉

支部理財員彙滙弟收轉由理財員發給收

条俾滙例弟處弟即着籌餉局人員發

給憑據收執以昭大信茲付上籌餉局約

章乙紙請從為宣布於眾是荷此候

義安不一 弟孫文謹啓 西十月十六号

梹城發

致南洋同志函之一（六）

庇勝同盟列位義兄大人均鑒鄧彬兄來星帶到澤如兄一函盟表二十張軍費銀壹千元俱已收妥據彬兄等稱述各同志極熱心愛國現已竭力推廣勢力以為陸續籌欵以助革命軍之地步聞風欽佩感慰無量大為漢族前途賀矣弟此次南來籌欵已得三數埠同志捐集多少故欽軍得有近日之活動連戰大捷軍

致庇勝同盟列位義兄函之一（一）

成為之一張今又得貴埠及芙蓉各同志贊成前途更有大望矣現時廣西边防營勇已約降而雲南之布置又已妥當可隨時發起所待者欵耳刻下有最急之需而不容緩者有廣西營勇約降之花紅及餉需萬餘元有雲南待舉之接濟需萬餘元有欽軍之加補子彈需二萬餘元此三宗統計不過五六萬元耳若能立得此數則兩粵雲

南三省相連數千里之地可以同時活動則廣兵雖有百萬之衆亦必難首尾兼顧矣況彼虜傾國不過十餘萬之弱卒耶廣西雲南兩省一起則欽軍無後顧之憂可以長驅進取而東路惠潮之義師可以再起福建漳泉可以響應如是則南七省之局定矣此時則北軍必可起於燕齊中軍必可起於吳楚此等數年之計畫也無如財力不充

每不能為所欲為加以近日用兵欽廉廣西等處荒之地為時既久所費過鉅昔時同志已成強弩之末所以有今日青黃不接之憂而區區五六萬之款亦無從挹注也今幸得 公等之新力則九仞之功，成不致虧於一簣矣顧今日之得失成敗在於能速得此款否耳得此款則吾軍之勢力可立增十倍達此目的則基礎可固乃能持之一能持之則軍

政府可以成立軍政府一成立便可因糧於內地借債於外國此時自可左右逢源雖數千萬數萬萬之軍餉國用可以無憂矣惟當此得失之交為吾漢族存亡所關不能不望 公等竭其能力以任此急需也 公等之力再能担任幾何乞為預示以備打算並懇將積集之款早日滙來以便趕付軍前應急至緊々々

致庇勝同盟列位義兄函之一（五）

革命軍定章凡出資助餉者軍政成立之後一年期內四倍償還即萬元還四萬元也並給以國內各等路鑛商業優先利權及列為為國立功者與戰士勳勞一体表彰 公等為義而起自不以此為計然軍政府酬庸之典則爾也 公等從此向各地勸勵殷商助力皆可以此為則若更有大財力者願得他種之特別利權 弟亦有權可以

致庇勝同盟列位義兄函之一(六八)

允許定約順此盍及望　公等力任其難為國

立功是為禱祝此致即候

義安不一　弟孫文謹啟　西四月廿二

致庇勝同盟列位義兄函之一（七）

大元帥令

汕頭許總司令鑒密

東江戰事甚為得手

不日當可蕩清此時形勢與沈逆

圍攻廣州時不同故潮汕萬不可

放棄當固守以待此間戰況之發展

則逆賊必無能為

此時能固守潮汕便是

勝利須識之也　孫文　漾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許崇智電之一（一）

大元帥令

第　號　許總司令轉人密譯特

汕頭海軍各將士屢助我軍已肅清西北二江現正用力攻東江餘孽已節節勝利想不日當可肅清此間洪逆兆麟圖攻潮汕務望各將士與許總司令協同一致務要堅固潮汕毋使逆賊得逞至要孫文漾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廿五日

致許崇智電之二（一）

大元帥令

第　號

電令香山縣長朱卓文順德
周之貞即來大本營增援　孫文

中華民國五年七月二日

致許崇智電之三(一)

大本營公用箋

羅肯萬急　石龍許總司令轉仲愷及各軍官密

汝為、紹基、顯丞三兄同鑒：增城方面我軍已由平陵退至龍華、博羅、惠陽方面現在情形如何？敵之主力究在何處？此次決戰究有把握否？望為詳答。孫文。有戌

註：電首找前字字及電尾有戌字等年月韻目字均係機要所加

民國十二年十月廿五日

致許崇智電之四（一）

陳天太部已出四會集但現戰情以豪江門軍當全數出三水蘆包向高塘新街方面進攻聲以匯掃滅襲擊省城之敵為先然後再為第二步進取 孫文 篠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十時半發

遺墨

致許崇智電之五(一)


本營公用牋

第　頁

汕頭許總司令公鑒
葉舉洪湖居民於十日到惠州成立
粤軍總指揮部現已又舉李耀石
龍增城望為注意 孫文

中華民國　年五月十一日

致許崇智電之六(一)

遺墨

急電 無綫

許、劉各總司令。密。

汝為、紹基、顯丞、（李等各兄）玉山同在我正面與左翼軍，方得大勝，而蔣信之忽敗至平湖、李珠，可怪。望顯丞、玉山抽一勁部抄敵人後路[illegible]

[illegible]為要。孫文　佐威

民國　年　月　日

致許崇智電之七（一）

本營公用牋

電上海　貝

伯蘭兄：前在滬所定聯曹主張，托之華哲子竭力進行，目的所在，即圖曹吳之分離，而曹能指揮武力之迷夢。及至獲沈鴻英之密電，乃知亂粵之舉，曹亦與謀，詎則聯曹之根本要行亦消失。從此對於聯曹，則不得不提出鮮明之條件，即彼能絕吳乃能聯之，否則必在吾黨同聲之列。望兄照此辦之。

[illegible]西方也。孫文

致孫洪伊電之一（一）

遺墨

大元帥

第　號

湘芸兄過東莞城見有淺水電船一隻掛王字旗者泊在該處近日東江兵站需此等船運送糧食甚急望兄查明該管之人即轉飭將船交石龍兵站差遣以利戎機幸甚關於此事已有通令各軍長官辦理矣此王字一船望兄專責要辦到為荷孫文删電　鄧兩發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致廖湘芸電之一（一）

虎門廖司令鑒△密我追擊軍
大破殘敵於石灘之東現已占據
福田石龍之綫殘敵向惠州潰退
虎門各部着速出擊以掃蕩石龍
南東之殘敵爲要孫文

致廖湘芸電之二(一)

本營公用

虎門廖司令

湘芸兄鑒我軍正面與左翼正得大捷

而右翼之蔣光亮急敗至平湖之時

於東南方面嚴為警戒切勿疏虞且務

要固守虎門為要孫文 儉戌

民國　年　月　日

致廖湘芸電之三（一）

委任張溥泉為中國國民黨北京支部長每月辦公費弍千元此令

周

孫文

二月廿六日發

致張繼電之一（一）

上海林煥廷

請雲陔同仲愷即回粵有要務付他千萬切勿卻　孫文

六月廿七日發

電上海林煥廷給旅費使飛機人員九人來粵　文

致林煥庭電之一（一）



廖仲愷朱和中電皆不到
嘗再電催速來並切催石
不可再延　文

已由秘書長電催　仲公註

已由秘書長電催　九華寓記　澗註

林煥庭電之二（一）

三藩市總支部

同志公鑒請將存放金山之飛機速付香港以應急需港政府亦對吾人態度頗好機到港後可另行設法接收當可無虞務望火速照辦因無機如寄何船何日開行電覆孫文

冬

四月二日譯發

致三藩市總支部電之一（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號

委任劉蘆隱為加拿大總支部總幹事

着即赴任

總理孫文

民國十二年五月廿九日

致劉蘆隱電之一（二）

遺墨

本營公用牋

三水古縣任達轉魏總指揮一覽大鑒本所

著衛隊即日速派部來省為大本營衛隊此令

孫文

月廿九日發

三水至舊即十六字[illegible]介石[illegible]

民國　年　月　日

致魏邦平電之一（一）

大本營秘書處用箋

擬月支二百[illegible]

照行石堤家費請電匯

林煥廷來電

業明

任理後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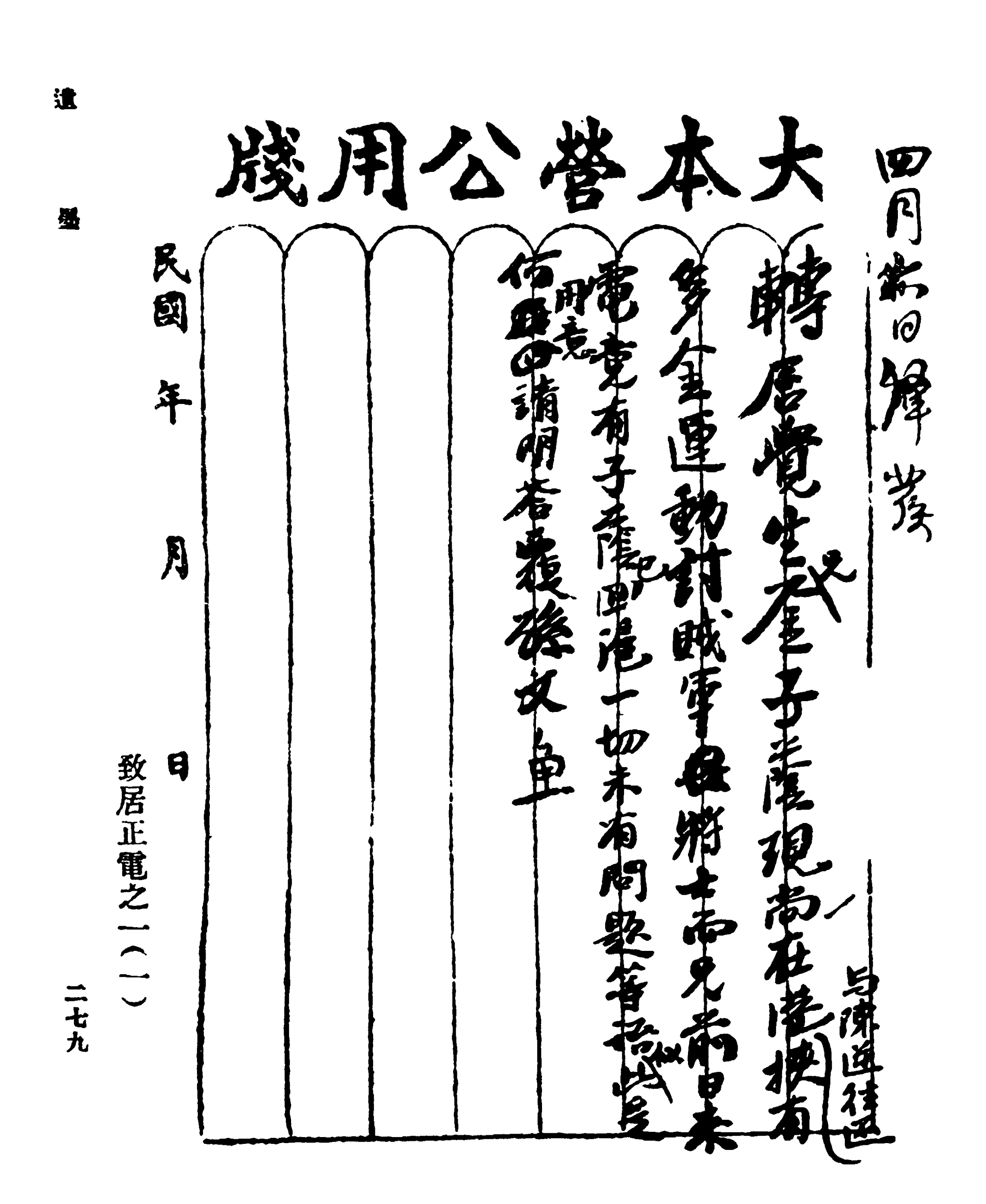
電匯五千元由煥廷交

文

民國　年　月　日

致林煥庭電之一（二）

遺墨



大本營公用牋

四月魚日譯發

轉居覺生：又盧子平現尚在陸，與陳逆往還，攜有多金運動討賊軍各將士，而兄尚未來電，竟有子平即回滬，一切未有問題等語，似此何用意？請明白答覆。孫文魚

民國　年　月　日

致居正電之一（一）

本營公用箋

急電石龍范軍長石生公密

小泉兄厓我軍在東江北岸者已獲大勝將敵人之主力軍林虎部隊擊破而蔣信之竟由平山一敗而至平湖綫不可收拾何其相差之遠頃得信之電稱恐平湖樟木頭亦不能守催救甚急現龍門增城方面既緩望兄急往樟木頭救信之可也　孫文　儉酉

民國　年　月　日

致范石生電之一（一）

急電

蔣軍長光亮兄密

本營公用牋

信之兄奎閣已一敗不可收拾其咎也平山之敵為洪兆麟葉舉等殘部殊無戰鬥力敵本以此方面為守勢而其主力聚於老隆方面日前向我河源攻擊來勢甚銳不可當逼其後我軍一反攻擊破其主力之林虎現在左翼與正面之敵已狼狽向東北方退卻我許部已繳得陳炯光槍千餘枝繳得劉志陸槍六百枝聞朱益之與第一師繳得林虎

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光亮電之一（一）

大本營公用箋

第　頁

鎗甚多云現尚未得其確數敵受此一大挫
不獨無力再進且已無力抵抗我矣兄處想尚
未知故一退而不知止也敵人正面與右翼已受
此大敗豈尚有力以追擊兄乎幸稍定勿驚
再鼓餘勇以收拾部曲小泉已在石灘數日
必可為兄緩急之助也孫文　儉亥

民國　年　月　日

致蔣光亮電之一（二）

遺墨

本營公用箋

第　頁

上海謝惠生 密 江蘇事已任鈕
惕生辦理當然由彼統一事權其他各
部應勸歸一致若有萬不得已而
分道進行則必得起成效者方
可承認此復孫文

民國　年　月　日

致謝持電之二（一）

擬稿

大本營公用牋

第　號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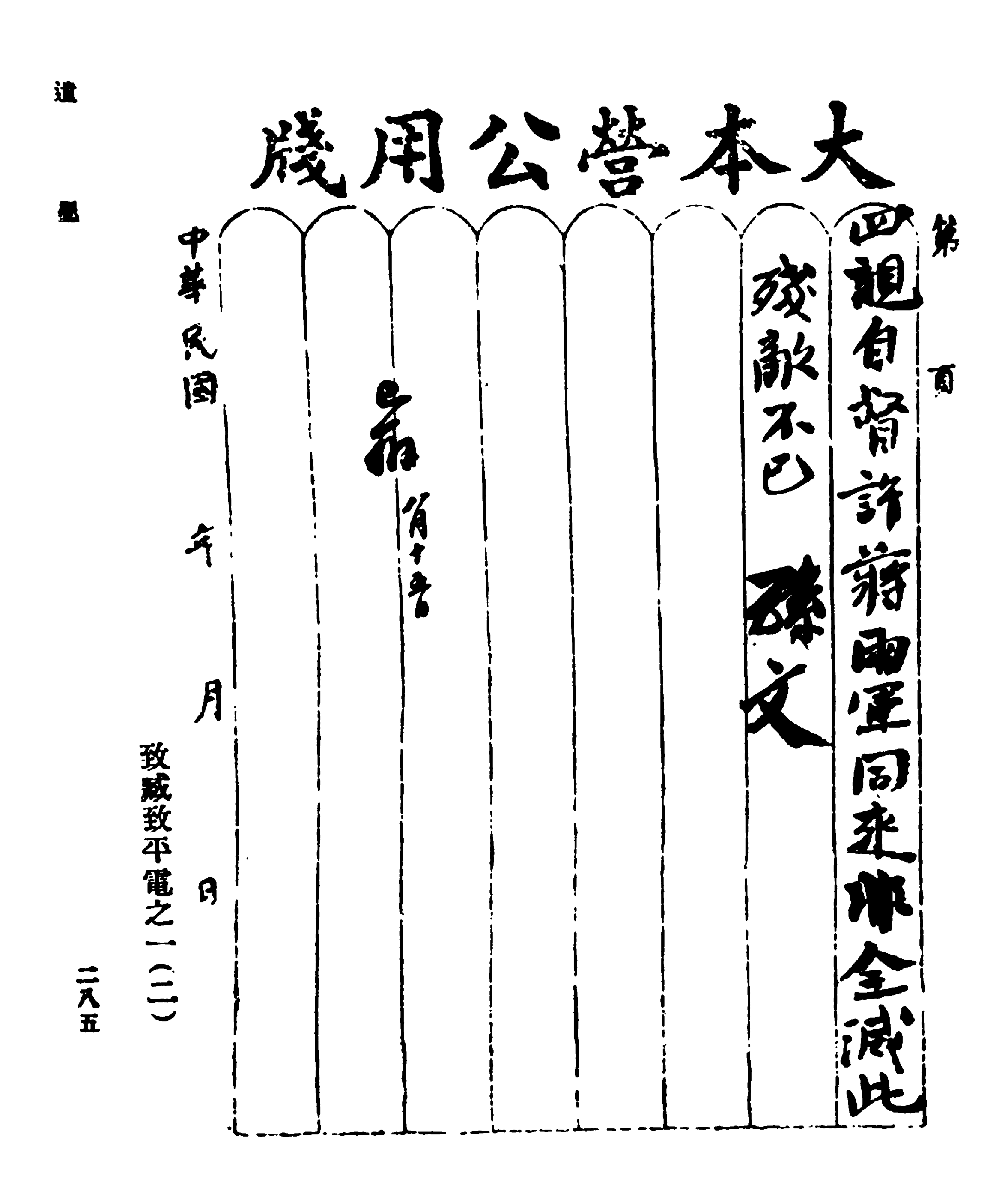
致臧和為致閩南同志電

一漳泉雖失敗不必灰心務期毅力奮鬥必有挽救敵本不一致今以得勝而驕互爭權利更為易與必歸掃滅之途

二此間已令滇軍蔣光亮全部九千之眾即日集中從水取道海陸豐而出潮汕此部滇軍身經百戰一百當十陳逆林虎等閩之表裏

三此為陸部中路作閩門而源取道梅縣而出潮汕

中正與公等和衷堅持以敵全滅於閩粵之間也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四週自督許蔣兩軍同來非全滅此殘敵不已　孫文

發　月十五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臧致平電之一（二）

大本營公用牋

明電

第　頁

仙村東浦各站探投李參謀長
協和古秘書長湘芹文午後四
時抵省得石灘站長來電話石灘
無事請速派兵往維持現已派廖
師前往石灘並派楊師長廷培
沿鐵路收容退兵省中無事現已
各路精兵來省孫文（十二日）

民國　年　月　日

致李烈鈞古應芬電之一（一）

遺墨

大本營公用箋

石灘[illegible]公探探送

許總司令、楊總司令、劉總司令、朱軍長、范軍長、李師長、胡師長、王師長、金師長鑒：今[illegible]日午前石龍忽有潰兵洶湧而至石灘，文竭力[illegible]制止，無效，亦被潰兵衝動，不得已，只有上車回省，另籌補救。到省得接石灘車站來電話云：石灘無事，請速派兵前往等語。刻已派廖師前來鞏固石灘陣地，並楊師長

民國　年　月　日

致許揚范各軍司令電（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廷培沿鐵路●收容潰兵事尚可為

望諸君奮鬥。●●●●以收最後

之成功。孫文

中山

民國　年　月　日

致許楊范各軍司令電（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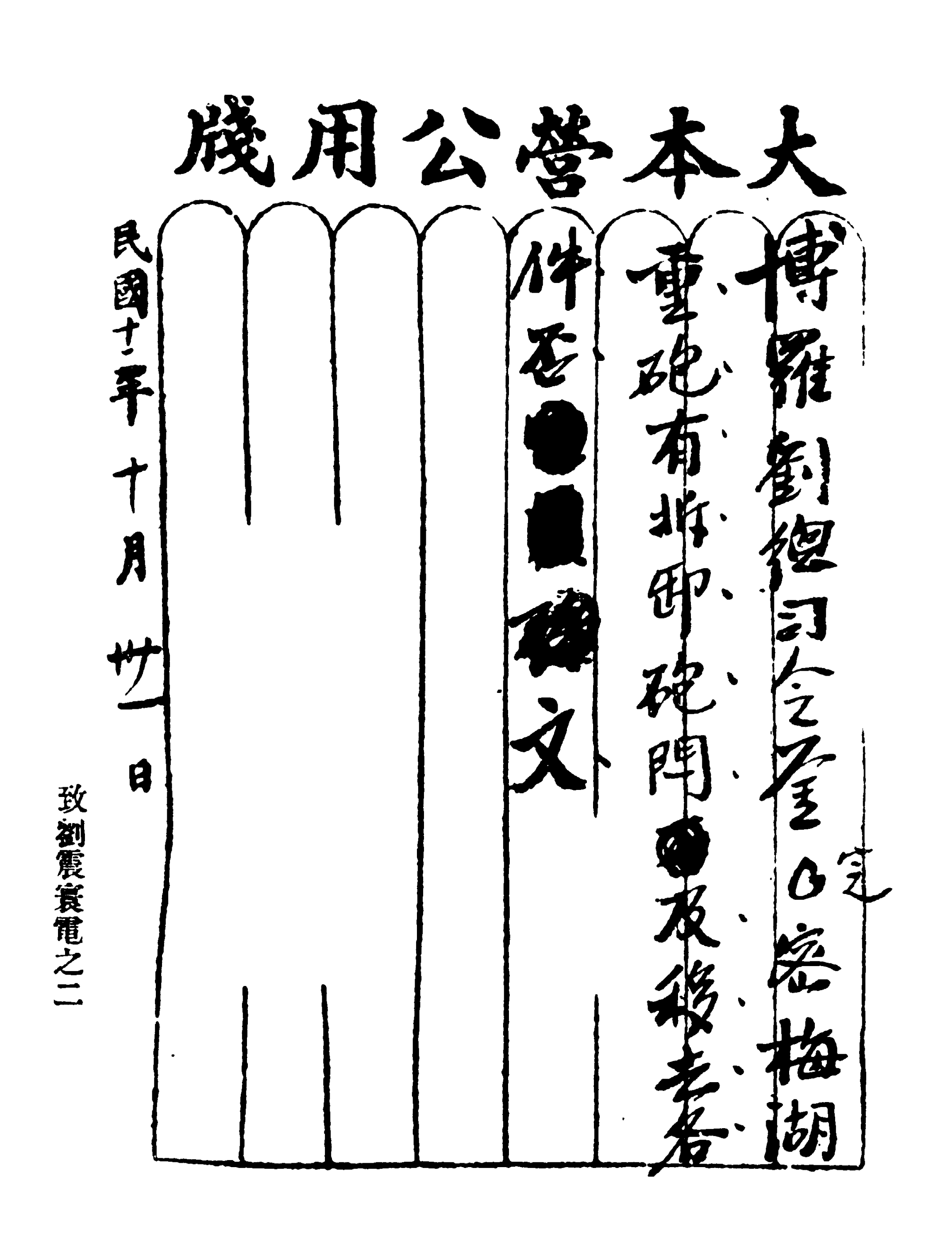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劉總司令　密　劉香從探報惠州電燈局附近敵人埋有大稽村炸藥以圖炸我軍攻惠時須小心提防為要孫文

民國　年　月　日

致劉震寰電之一



大本營公用箋

博羅劉總司令鑒○密。梅湖

重砲有拆卸砲閂[illegible]及移去者

件否[illegible][illegible]文

民國十二年十月廿一日

致劉震寰電之二

大元帥令

第　號

電虎門長洲兩要塞司令
此數日內飛鷹舞鳳兩艦奉命
進駐省河經過虎門長洲時着該
兩要塞放行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虎門長洲要塞司令電之一

大元帥令

第 號

電令虎門長洲要塞司令
永翔楚豫兩艦開往西江助戰
明後兩日當過長洲着該司令
放行此令 孫文

乙稿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致虎門長洲要塞司令電之二

大本營公用箋

第 頁

石龍古秘書長公密

石灘福軍昨着盡開往增城今李羅兩部既往增城則石灘守兵當調回原防以備不虞至要文

民國 年 十一月 七 日 晚十一時發

致古應芬電

第四集

大元帥令

第　號

着電政監督韋章
達會同交涉員辦理
沙面電報局事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四日

手令（一）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着電政監督將東校場無
綫電台交與歸廣東無綫電總局長管理
並將該台經費照常由沙面電
報局撥出支給此令

民國 年 月 日

手令（二）

大元帥令

第　　號

着派廣東交涉員傅秉常與駐廣州英領事交涉請香港政府放逐陳炯明葉舉翁式亮金章黃強鍾景棠鍾秀南陳永善黃福之等首逆出香港免至擾我治安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廿一日

『傅秉常』『駐廣州』『首』『逆』『出』等字係[illegible]
[illegible]

手令（三）

大元帥令

第　　號

派宋子文赴財政廳調查各宗檔案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廿二日

手令（四）

大元帥令

第　號

着黃隆生將財政廳近印成之金庫券全數收管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二日

手令（五）

大元帥令

彩　貢

着廣州市電話局局長趙士
觀即將該局交替与大本營拔
師黃埔收管以利軍用此[illegible]
令
孫文
民國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手令（十六）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着秘書處取消謝心準之委任另有任務此令

孫文

謝曾充大本營秘書以楊秘書長委為科員向未克帥將未就任下恭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十八日

手令（七）

大元帥令

派大本營技師黃垣即往收管廣州市電話局以利軍用此令

孫文

民國十二年四月十八日

手令（八）

大元帥令

第　號

派大本營高級參謀金華林赴北江方面前綫視察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廿四日

手令（九）

大本營公用箋

第 頁

近日軍事緊急需用浩繁所
有政府欠債悉停止還期兩月
着財政廳鹽運使及各機關將
各項收入悉解到大本營會
計司收以應軍用[illegible]保[illegible]費[illegible]（旁注：各官票業[illegible]）
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廿六日

手令（十）

大元帥令

第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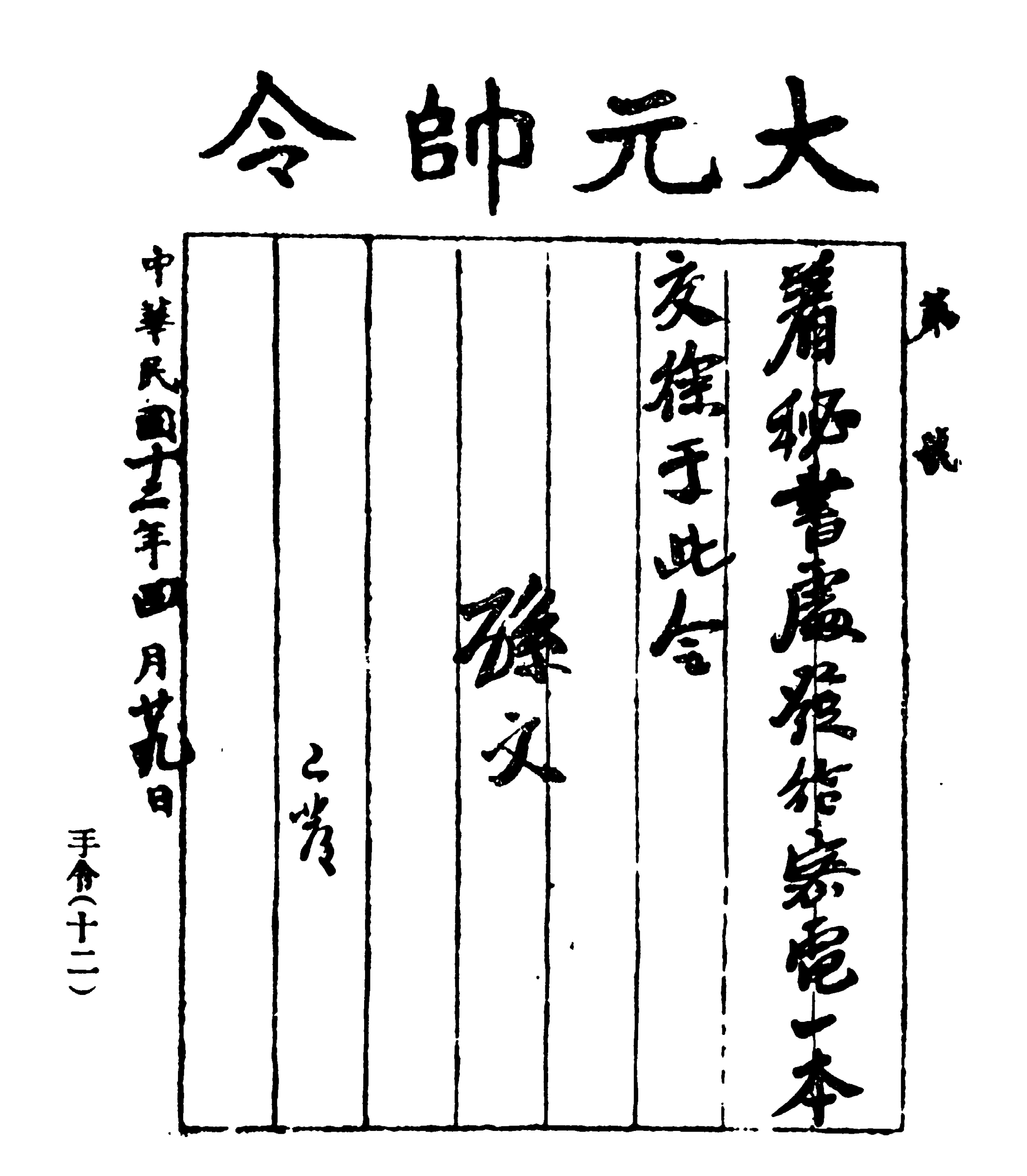
着取消梁士詒通緝令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廿七日

[illegible]字伯 秘書長章 請改之語

手令（十一）



大元帥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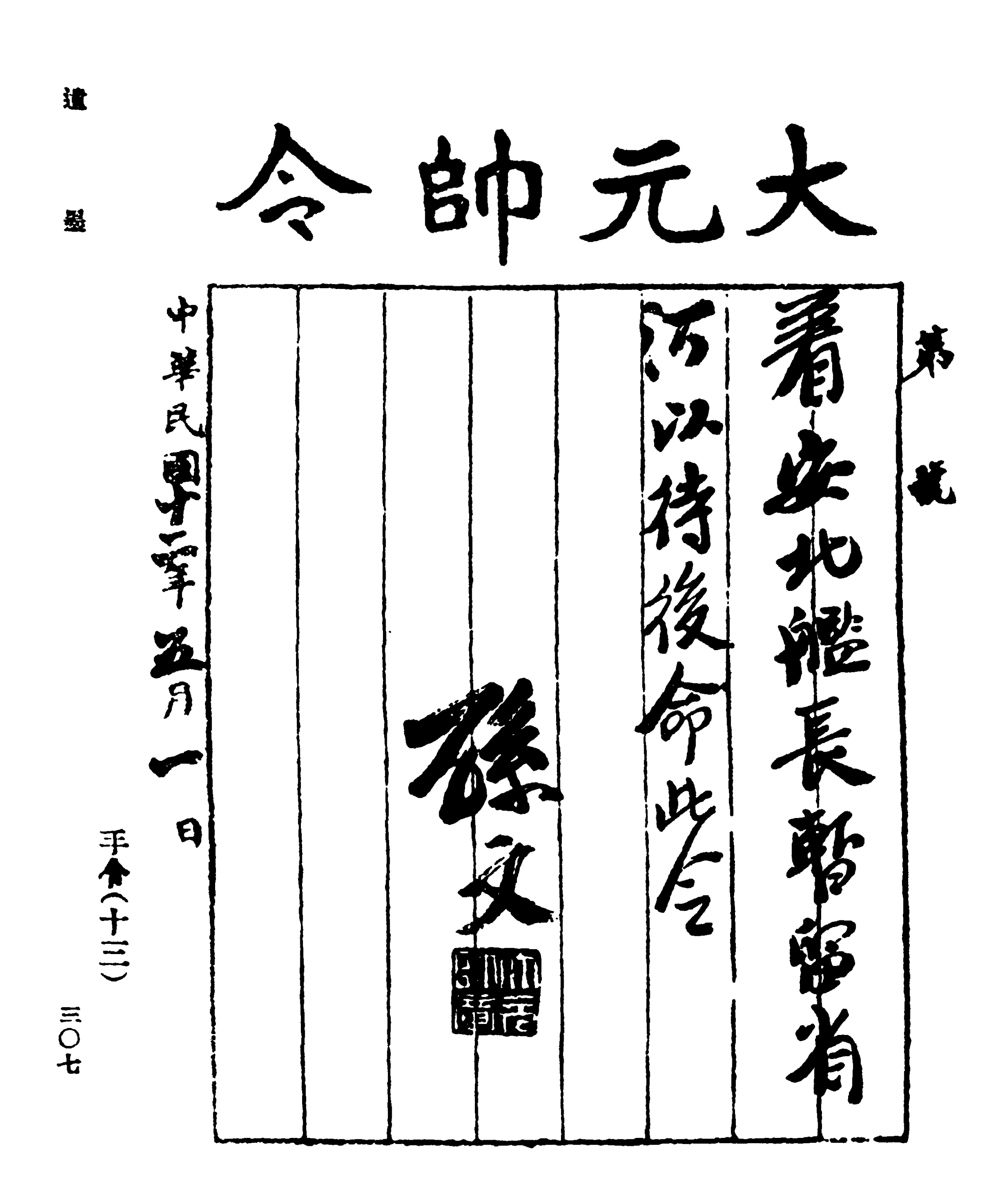
第　號

着秘書處發給密電一本
交徐于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廿九日

手令(十二)



大元帥令

第　號

着安北艦長暫留省河以待後命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一日

手令(十三)

大元帥令

第　　號

八邑綏靖處着即撤消並着
將該處所駐各縣之隊伍悉調赴
前敵[illegible]此令

周之貞

孫文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四日

手令(十四)

大元帥令

第　號

着楊旅長廷培將前借李福林軍長之砲式門交回該軍長應用此令

孫文

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一日

手令(十五)

大元帥令

第　號

着秘書處須將蓋印之手
令編号註册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廿七日

手令（十六）

大元帥令

第　號

近聞出征各軍有（林）留省办事人員有浮領米石屯積甚多且領之兵站而賣之商人等情弊着兵站總監此後停止在省發須將米糧運往前線由各分站直接[illegible]核實發給[illegible]作戰隊以省耗費此令

文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廿四日

手令（十七）

大元帥令

着財政廳長每日撥給許總司令軍隊大食壹千五百元此令

財政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廿九日

手令(十八)

大元帥令

着李天德會同朱培德盧師諦徐樹榮等限五日將刼南岡大軍之土匪拿獲歸案切切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六日

手令（十九）

大元帥令

第　號

江門官產分產由官產處長梅光培全權辦理着江門大本營辦事處不得干涉所得款項盡數解繳帥府不得截留

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八日

手令（二十）

大元帥令

第43頁

聞參謀處副官盧象森在外有干涉官廳行政之行為着該參謀長張嚴行查究此令

孫文

民國[illegible]年　月[illegible]日

手令(二十一)

大元帥令

第　號

著朱培德將駐紮兵工廠之兵士調離免與新派保護該廠之部隊混雜為要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手令(二十二)

大元帥令

第　號

着官產處長將四邑所收官產之價撥回成歸江門辦事處支用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手令(二十三)

大元帥令

第　號

着財政廳長將香山縣長
今日解省之壹萬五千元撥
交會計司以應急用此令

孫文

東甯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廿八日

手令（二十四）

大元帥令

第　　號

着周之貞將駐紮西邑各部
隊全數調回順德駐防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十九日

手令（二十五）

大元帥令

着市政廳長提前墊給航空局由港運機雜費四千元至急勿延此令

孫文

取消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手令（二十六）

大元帥令　第　號

着擬文獎勵兩江海陸軍
並犒二萬元（海軍四千餘萬六千）（指定一二機關限期籌撥）
海軍此次最出力者升海軍中將
次者升少將餘分別升級

孫文

民國十三年七月廿四日

手令（二十七）


大元帥令

着鹽運使提前發給姚安撫使雨平公費五千元此令

取消

孫文

財政廳已付銀幣壹萬此可取消 文批

民國十三年八月十日

手令(二十八)

大元帥令

第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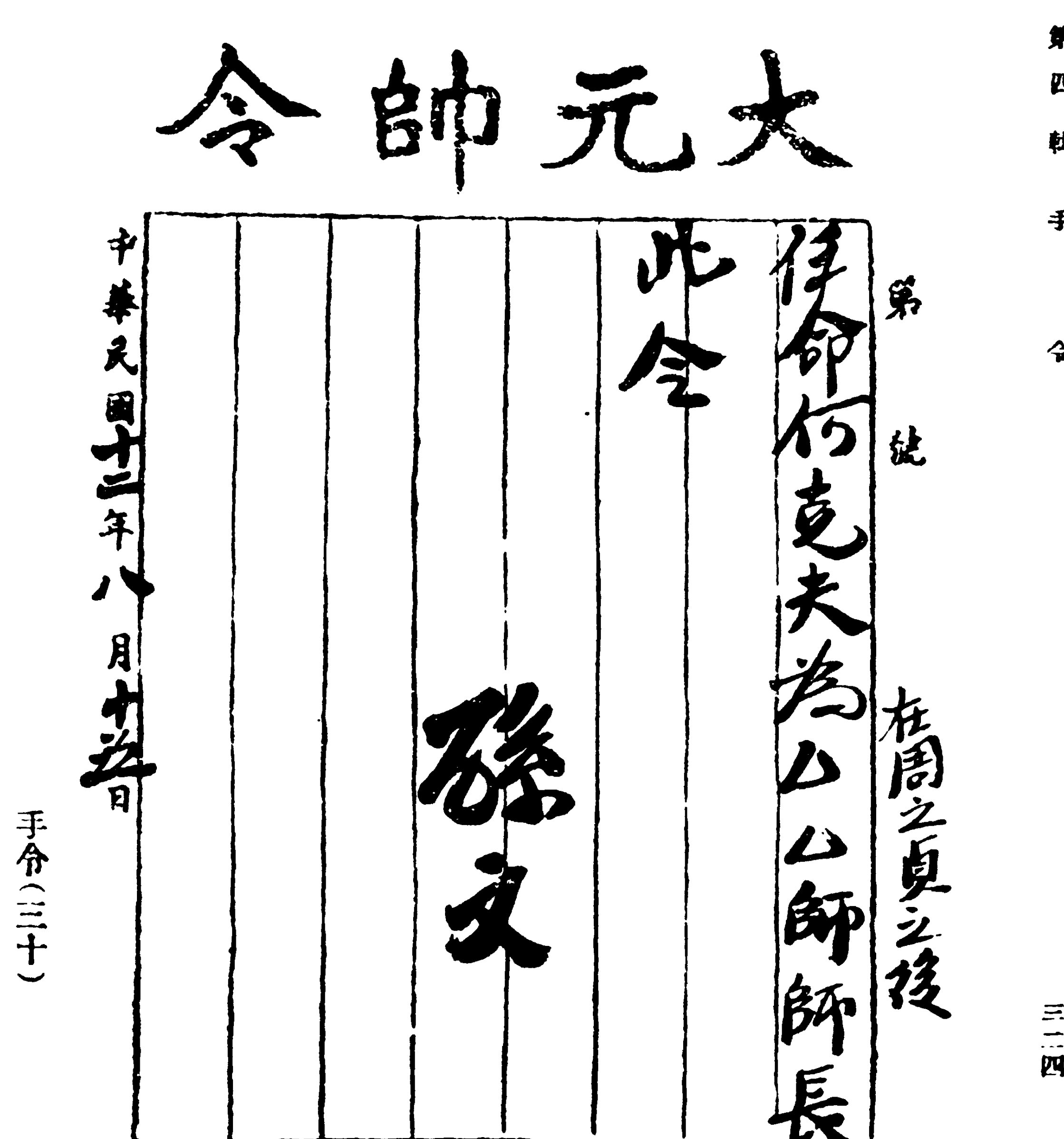
着官產處並市政廳合籌五千元交姚安撫使雨平此令

取消

孫文

民國十一年八月七日

手令（二十九）



大元帥令

第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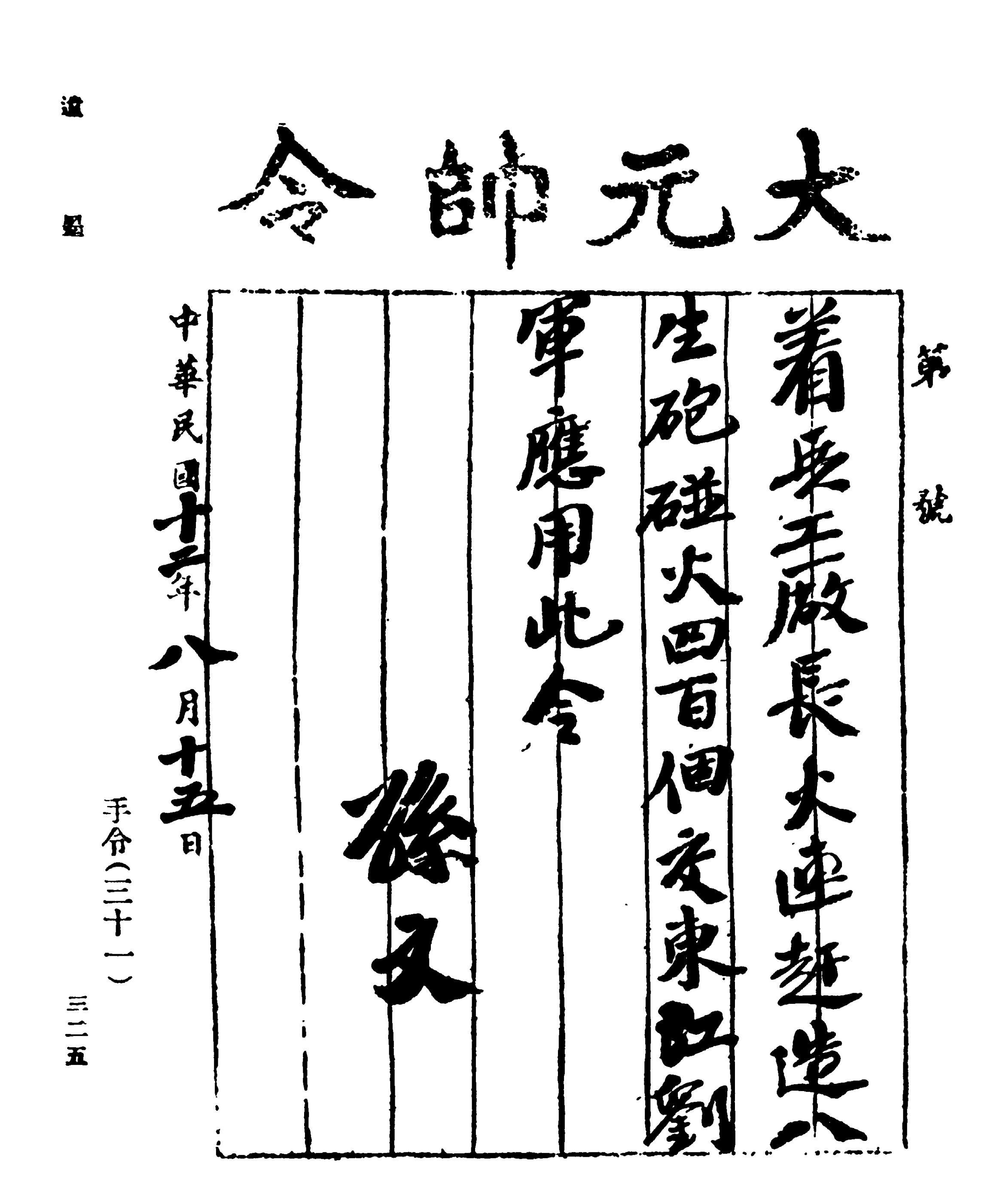
任命何克夫為〇〇師師長　在周之貞之後

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廿五日

手令（三十）



大元帥令

第　號

着兵工廠長火速趕造八生砲碰火四百個交東江劉軍應用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手令(三十一)

大元帥令

第　號

对於招降李根雲之殘部已與蔣軍長說明須要人械分運而過西江並要彼立出前敵如是則其人直由梧州乘輪出香港由港再搭渡往澳頭登岸而集中淡水或搭車往平湖而赴淡水此實較廉較速至其鎗械則由蔣軍派人接收另運往淡水集中整理決不准其於梧州淡水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手令(三十二)

大元帥令

第　號

聞傳留以免誤會而滋流弊乃委
着總參議及秘書長照此發訓
令與蔣軍長光亮依照辦理不
得稍違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十八日

（手令三十三）

大元帥令

第　號

鄧演達團卓仁機旅兩部大食由十月十六日起歸回第一師部發給大本營所發大食至是月十五止截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二日

手令（三十四）

大元帥令

第　號

前取消財政廳官產處各撥
製彈廠費每日五百元着令仍
依前數發給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手令(二十五)

大元帥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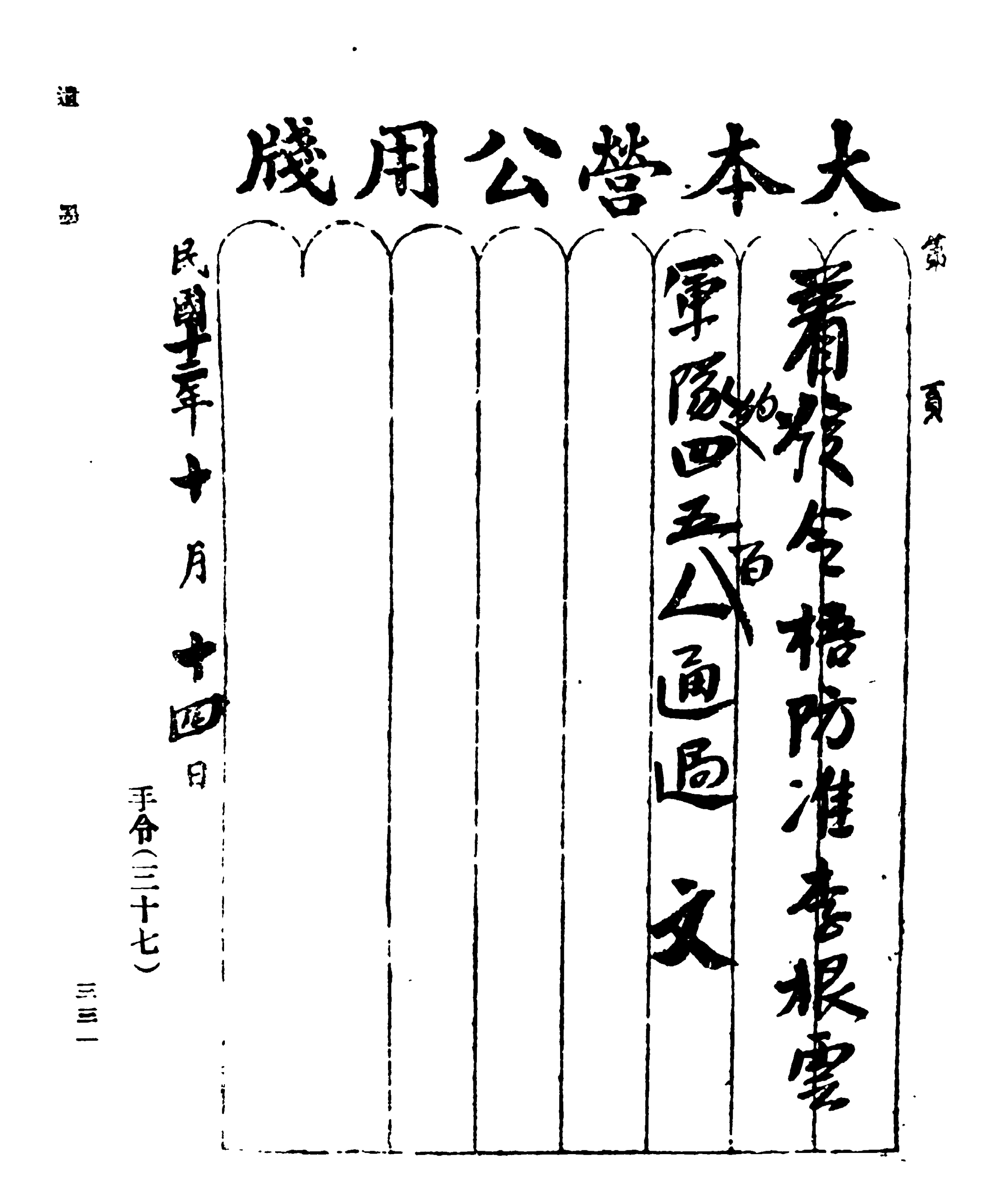
此与前定安法鑄兵當作取消　文批

着兵工廠長代朱軍長培德備價造德造之八水機關鎗彈壹萬五千與造七九水機關鎗彈壹萬五千粵造旱機關鎗彈壹萬五千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手令（三十六）



大本營公用箋

第　頁

着將令梧防准李根雲

軍隊約四五百人通過

文

民國十三年十月十四日

手令（三十七）

大元帥令

第　號

海防艦隊已令限於十月二十日集中虎門直接受行營調遣自二十日起着西江督辦將該艦隊餉項煤價悉繳歸行營金庫長支理

此令

西江督辦李濟深
海防司令陳策

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十九日

手令(三十八)

大元帥令

第　號

著徐樹榮所部即日調離黃埔所遺防地由朱卓文所部接防此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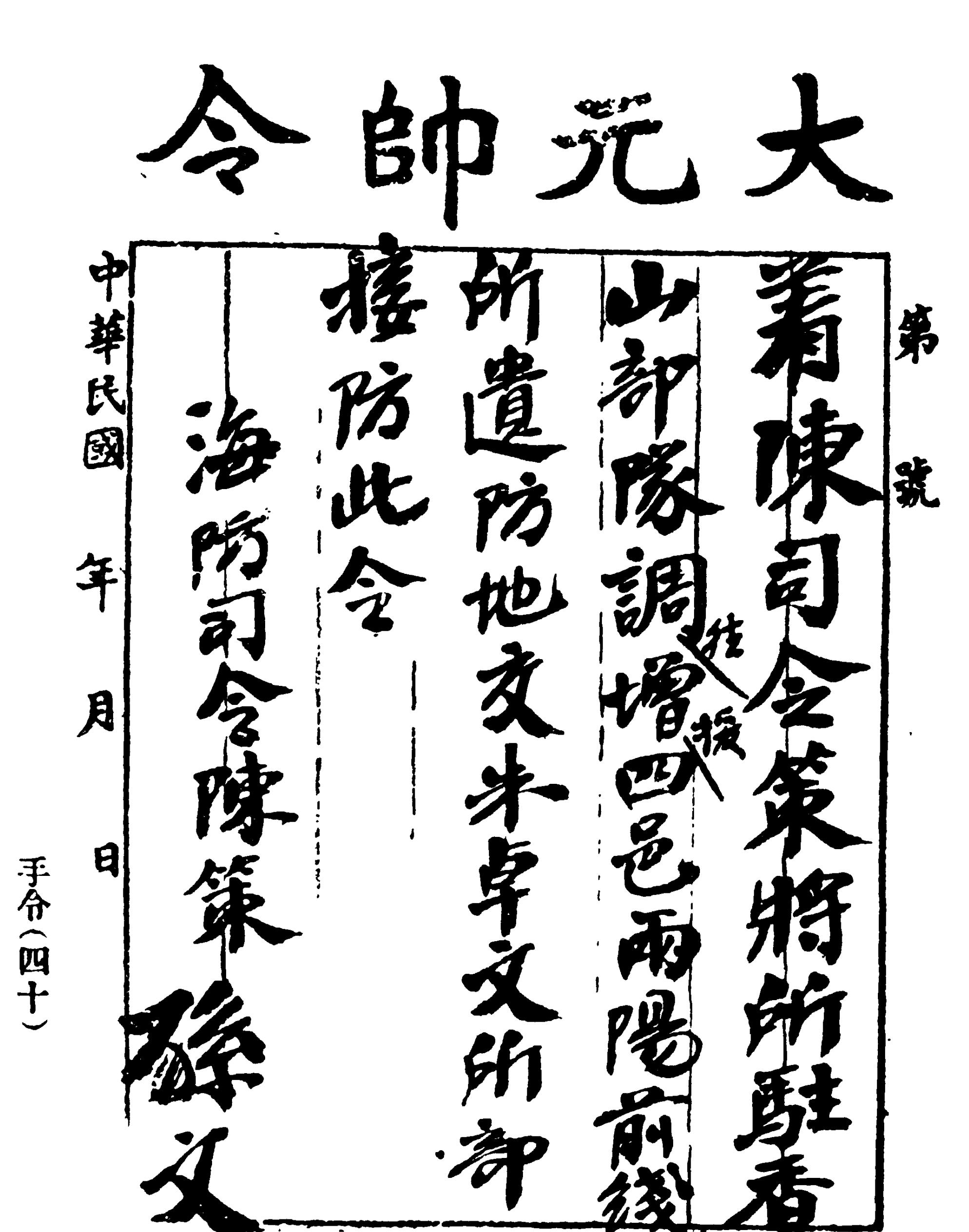
朱卓文

徐樹榮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廿五日

手令（三十九）


大元帥令

第　號

着陳司令之策將所駐香山部隊調往增援四邑兩陽前綫所遺防地交朱卓文所部接防此令

海防司令陳策

孫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手令（四十）

衛戍總司令楊
憲兵司令陳
公安局長吳

大元帥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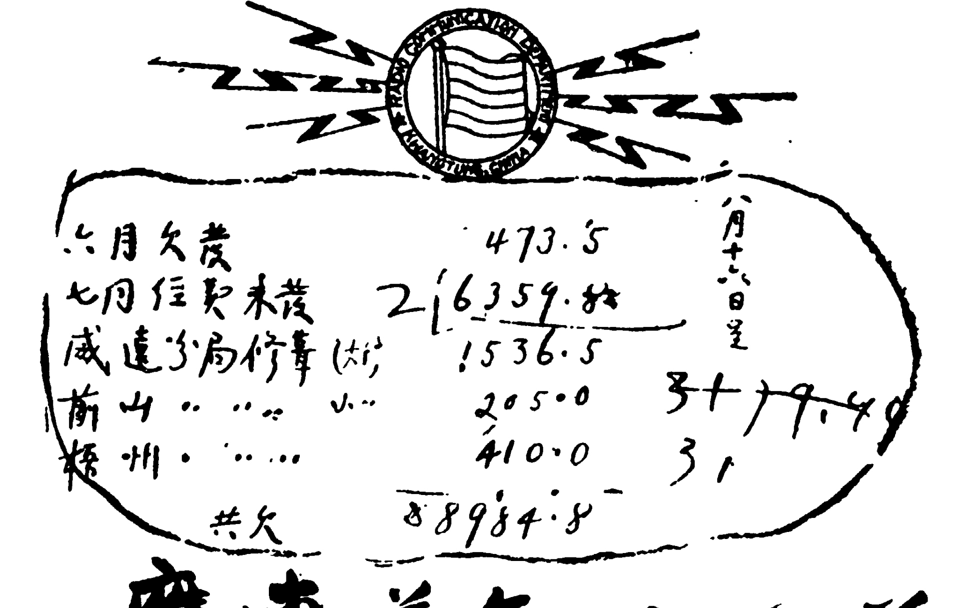
第　號

茲有不法之徒專投入各軍隊
領有軍章為護符無惡不
作致民与軍隊日生惡感此与本
大元帥救國救民之旨大相違背
今特派大本營偵探長李天德
嚴密偵察如查得該匪徒之機關
所在即行報告衛戍總司令部憲兵
司令部並公安局協同緝拿嚴究此令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孫文

手令(四十一)



廣東無線電報總局

六月欠發	473.5
七月經費未發	16359.84
威遠分局修葺	1536.5
前山	205.0
梧州	410.0
共欠	8984.8

八月十六日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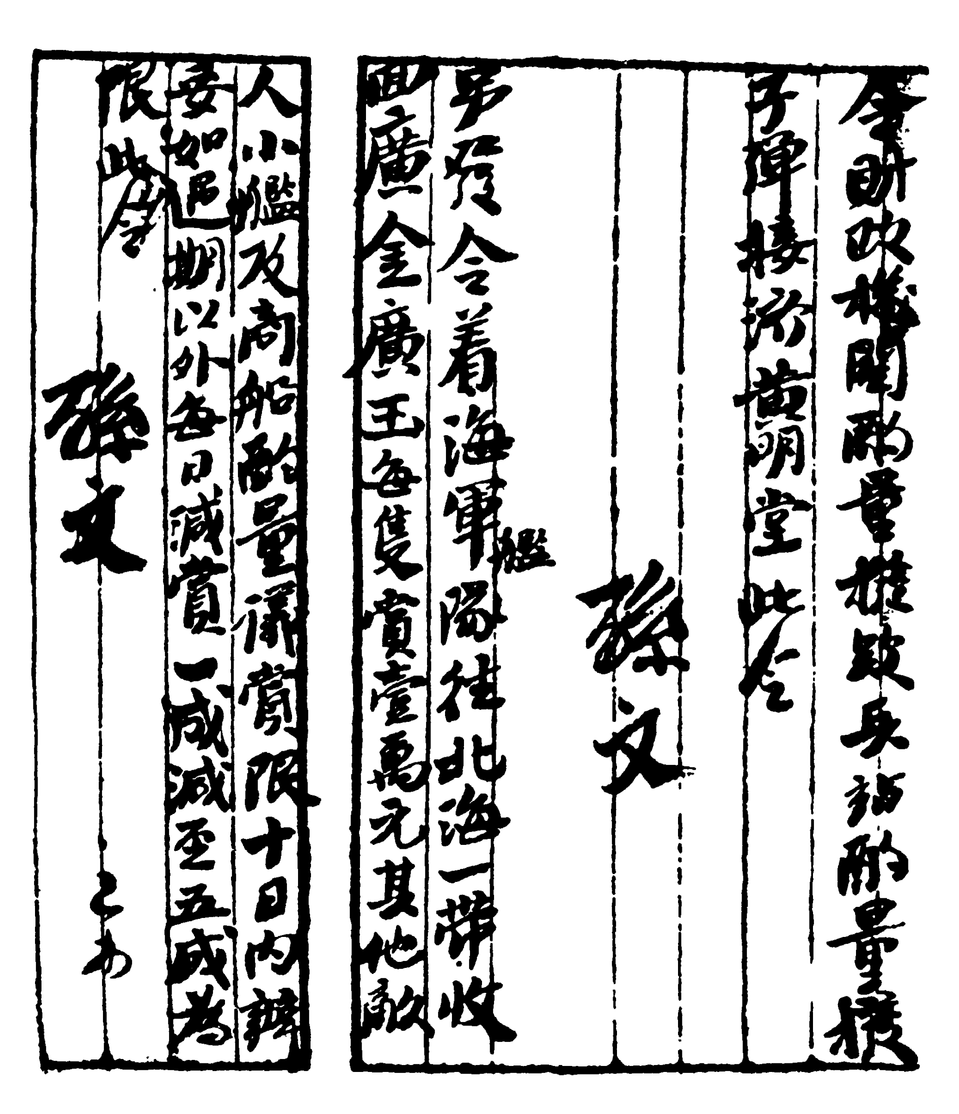
34179.40

31

着梧處長公安局長市政廳長共同設法借足無綫電局每月經費並另籌三萬將軍用電機三座速行取出送往前綫應用至急

文批

手令(四十二)


令財政機關爲籌撥款兵站所需撥子彈接濟黃明堂此令

孫文

另發令着海軍艦隊往北海一帶收回廣金廣玉每隻賞壹萬元其他敵人小艦及商船酌量議賞限十日內辦妥如逾期以外每日減賞一成減至五成為限此令

孫文

手令（四十三）

大元帥令

第　　號

茲有李福林軍隊乘汕頭民船俗名大眼雞船十二隻，又輪船船名南海一隻，鉛平一隻，由省十二日當過虎門時，着該要塞司令查明放行，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手令(四十四)

大元帥令

第　　號

着劉震寰盧師諦將留落石龍省城沿途之部隊限五日悉數調離該處免滋事端此令

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手令（四十五）



大本營秘書處用箋

第　頁

訓令

一着即率所部進攻富賀掃滅該處敵人而固守之此令

何克夫

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手令(四十六)

大元帥令

第　　號

訓令

一將所部第三軍及新編各部改編為北伐軍限五日內集中淡水會同海飛二軍出海陸豐會攻潮汕

中山令

蔣志清

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手令(四十七)

大元帥令

第　號

近日查有海軍各師旅部有緝
獲奸細即自行處決而內大塲廣
衆之中[illegible]而負受陳屍數日
者[illegible]殊於文明人道大相違背着該總司令
[illegible]嚴行禁止各師旅部自行處決人犯
所獲奸細務令解至總司令部辦理此令
又令各處之有總司令捕某某司令等名目
以憑捕辦者着該總司令嚴行辦此令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文

手令（四十八）

大元帥令

第　號

著市政廳長通知商會所認借（令商户將）軍餉五十萬元除已交之款其餘未（交）者趕交■逕運軍總司令部直接向商■户收取■以免■■（延誤）■■而利事行

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手令（四十九）

大元帥令

第　號

着市政廳長通知各善堂將所認借軍餉五十萬元分交劉總司令震寰貳拾五萬元李軍長福林壹拾貳萬五千元劉軍長玉山壹拾貳萬五千元由各該總司令軍長直接向各善堂收取以免延誤而利軍行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手令（五十）

遺墨

大元帥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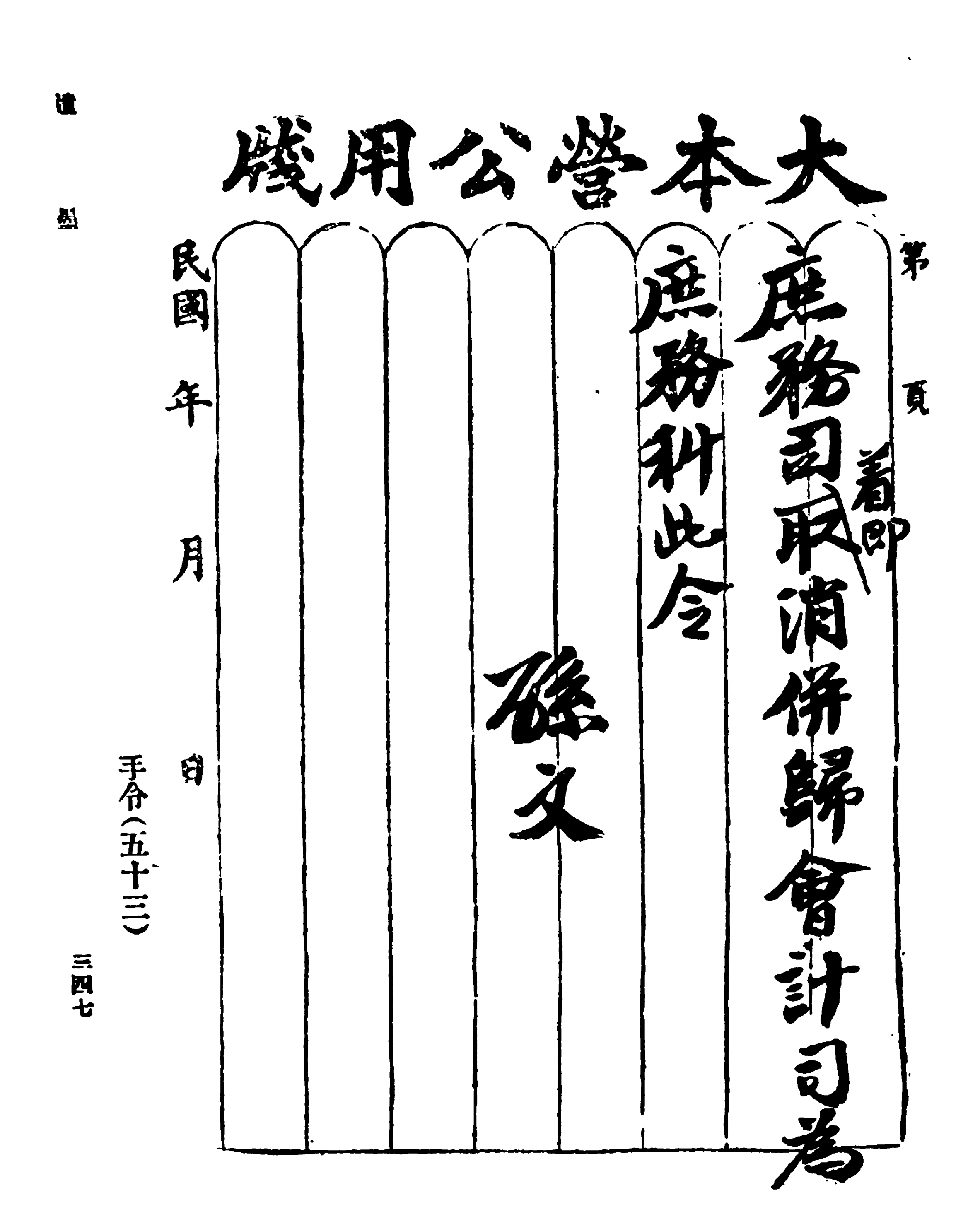
第　號

着分令滇軍總司令楊希向留名商
户收借餉四十七萬五千元（問哲生知有多少）令四路總司
令劉震寰向某善堂收取借餉貳拾
五萬元之令李福林向某某善堂收取借餉
壹拾貳萬五千元令劉玉山向某某善堂
收取借餉壹拾貳萬五千元此令
某某善堂派借若干須問哲生
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手令（五十一）

發命令令李揚標將駐紮觀音山軍隊移往他處並飭省長出示通告居民將觀音山開放為公園以後不准駐軍隊此令


大本營公用箋

第　頁

庶務司着即取消併歸會計司爲
庶務科此令

孫文

民國　年　月　日

手令（五十三）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各部政務日繁宜加設次長以

佐理一切此令

孫文

民國　年　月　日

手令（五十四）

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

An Appeal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world is now directed towards the Far East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war which is now going on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China will ultimately be the main field of struggle between those countries striving for the mastery in Asia. European possessions in Africa which had hitherto been the bone of conten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powers having now been pretty well defined, a new field for territorial aggrandizement and colonial expansion must therefore be sought; for, China, long known as the "Sick Man of the Far East" affords naturally such a field for the satisfaction of European ambitions. America, notwithstanding her traditional seclusive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however, by no means disinterested in it, though in a way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other countrie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passing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under American control makes the United States one of the nearest neighbors of China, and it is therefore impossible for her to shut her eyes to the state of things in

that country. In the second place, China is a great market for American goods, and if America intends to extend her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activity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China is the first country that she must look to. Hence the so-called "Far Eastern Question" is of peculiar importance to this country.

The problem is as important as it is difficult of solution, owing to the many conflicting interests involved therein. The ultimate outcome of the present war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has been considered by many as the probable solution of the question. But, from a Chinese standpoint, the war raises more difficulties than it solves; if it decides anything at all, it would decide, at the most, the question of supremacy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only. What about the interests of Great Britain? of France? of Germany?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to those questions, the war is far from being

a solution.

In order to arrive at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of the whole question, we must find out the root of all these difficulties. The most superficial knowledge of Asiatic affairs will convince anyone that this lies in the weakness and corruptness of the Manchu government which threatens, by the very fact of its weakness, to disturb the existing political equilibrium of the world. Paradoxical as it is, it is not without foundation. As a proof of this, we would only mention the present Russo-Japanese war.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utter inability of the Manchu government to maintain her power and sovereignty over Manchuria the war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And it is but the begining of a long series of conflicts which are likely to arise between the different powers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Question.

We say the Manchu government, and no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intention. The Chinese have, at

present no government of their own, and the term "Chinese government" if applied to the present government of China, is a misnomer. This seems to be startling to one who is not well acquainted with Chinese affairs, but it is a fact – a historical fact. In order to convince you of this let us give you a short accou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nchu dynasty. Before they came in contact with the Chinese, the Manchus were a savage nomadic tribe roaming in the wilds of the Amoor region. They often raids and plundered the peaceful Chinese inhabitants along the frontier.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Ming dynasty there was a great civil war in China,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they suddenly came down and captured Peking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the barbarians overran the Roman Empire. This was in the year 1644. The Chinese were unwilling to submit to this foreign yoke and offered to the invaders the most stubborn resistance. In order to force them to yield the barbarous Manchus

ruthlessly massacred millions of people, combatants and non-combatants, young and old, women and children; set fire to their dwellings; ransacked their houses and forced them to adopt their costume.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for disobeying the order of keeping the queue, tens of thousands of persons were slaughtered! It was not until after much bloodshed and barbarity that the Chinese finally submitted to the Manchu rule.

The next measure the Manchus adopted was to keep the conquered people in ignorance as much as possible by burning and destroying all the Chinese books and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ir dealings with and their invasion of China. They also prohibited the people to form association or to hold meetings for the discussion of public affairs. Their object was to stamp out the patriotic spirit of the Chinese so that in course of time they might forget that they were subject to a foreign rule. The Manchus number at present not more than five millions

while the Chinese have a population of not less than four hundred millions. It is therefore their constant fear that the Chinese might rise up some day and regain their country. To safeguard against ~~this~~ this, many precautious measures have been and are still being adopted. Such has been the policy of the Manchus towards the Chinese.

There is a general misapprehension among western peoples that the Chinese are by nature a seclusive people, unwilling to have any intercourse with outsiders and that it was only at the point of the bayonet that a few ports along the coast were opened to foreign trade. This misapprehension is due more to the ignorance of Chinese history than to anything else. History furnishes us abundant proof that from very earliest times up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esent dynasty the Chinese entertainted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did not appear to have the least ill-disposition towards

foreign traders and missionaries. The Nestorian Tablet at Si-an Fu gives us an excellent record of the evangelistic works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among ~~the~~ the people there as early as the seventh century after Christ. Again, the Buddhist religion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by the Emperor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people welcomed the new religion with great enthusiasm. It has since continued to flourish until now it is one of the three leading religions of China. Not only missionaries but traders also were allowed to travel freely throughout the length and ~~breath~~ breadth of the Empire. Even as late as the Ming Dynasty there was no sign of anti-foreign spirit among the Chinese.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Hen Kwong Che himself embraced the Catholic faith, and his intimate friend Mathew Ricci, a Jesuit missionary in Peking, was held in great esteem by the peopl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nchu Dynasty came a gradual change of policy. The whole country

was closed to foreign trade; missionaries were driven out; native Christians were massacred; and no Chinese was allowed to emigrate outside the Chinese border under pain of death. Why is this? Simply because the Manchus wanted to exclude foreigners from their jurisdiction and to instigate the people to hate them lest the Chinese might be enlightened and realize their own nationality through coming in contact with them. The anti-foreign spirit fostered by the Manchus finally culminated in the Boxer Trouble of 1900. It is now well known that the leaders of the movement were nobody else than the members of the reigning family. Hence it may be seen that the seclusive policy of China is the outcome of selfishness on the part of the Manchus and does not represent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eigners travelling in China have often noticed the fact that those people who are farther away from official influence are always more friendly to them than those nearer.

Since After the Boxer war many have been led to believe that the Tartar government is begining to see the sign of time and to reform itself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country, just from the occasional imperial edicts for reform, not knowing that they ~~and~~ are mere dead letters made for the express purpose of pacifying popular agitations. It 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for the Manchus to reform the country because reformation means detriment to them. By reformation they would be absorbed ~~the~~ by the Chinese people and would lose the speci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which they are enjoying. The still darker side of the government can be seen when the ignorance and ~~corruption~~ corruptness of the official class are brought to light. These fossilized, rotten, good-for-nothing officials know only how to flatter and bribe the Manchus, whereby their position may be strengthened to carry on the trade of squeezing. A very striking evidence can be seen from the proclamation issued recently by the Chinese Minister at Washington prohibiting the Chinese in this country from having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Patriotic Society under the severe penalty

that their families and distant relatives will be arrested and beheaded in China. Such a barbarous act as coming from such an educated man as Sir Leang Ching, the Chinese Minister, cannot be accounted for except upon the probable assumption that he wishes to flatter the government so that his position as a minister may be secured. Where is the hope for reform by the government and its officials?

During the two hundred and sixty years of Tartar rule we have suffered ~~[illegible]~~ innumerable wrongs chief of which are the following:

(1) The Tartars run the government for their own benefit and no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governed~~ governed.

(2) They check our intellectual and material development.

(3) They treat us as a subjected race, and deny us equ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4) They violate our inalienable rights of life,

liberty and property

(5) They practice or connive at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bribery,

(6) They suppress the liberty of speech.

(7) They suppress the liberty of association.

(8) They impose heavy and irregular taxes on us without our consent.

(9) They ~~[illegible]~~ practice the most barbarous tortures in the trial of an alleged offender for the purpose of compelling him to give evidence to incriminate himself

(10) They deprive us of our rights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11) They fail in their duty to protect the lives and property of all persons residing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Notwithstanding all these grievances we have tried every possible means to reconcile with them but to no purpose In view of this fact we,

the Chinese people in order to ~~[illegible]~~ redress our wrongs, and to establish peace in the Far East and in the world generally, have therefore determined to adopt adequate measures for the attainment of those objects "peaceably if we may, forcibly if we must."

The whole nation is ripe for revolution. Look at the Weichow uprising of 1900, the attempted coup de main at Canton in 1902, and the Kwang Si movement which is now still going on with ever increasing force and encouragement. The newspapers and the recent publications in China are also full of democratic ideas. Furthermore there is the Chee Kung Tong (Chinese Patriotic Society), commonly known in this country as the Chinese Freemason, which has for its object "the overthrow of the Ching (Manchu)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ing (Chinese) Dynasty." This political

organization has lasted for over two hundred years and it has now a membership of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spreading all over Southern China. About eighty per cents of the Chinese in this country belong to this league. Those Chinese who favor revolutionary ideas may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classes. The first class, the most numerous of the three, comprises those persons who cannot even obtain a bare livelihood because of the extortions and exactions of the officials. To the second class belong all those who are provoked by the racial prejudice against the Manchus, while to the third class belong those who are inspired by noble thoughts and high ideals. ~~Those~~ These three ~~forces~~ factors, co-operating together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with increasing force and ~~of vel~~ velocity will ultimately produce the desired result. It is evident therefore that the downfall of the Manchu government is but a question of time.

The theory has sometimes been advanced with some show of plausibility that China, with her immense population and her vast resources, would be a menace to the whole world, if she would wake up and adopt western methods and ideas; that if the foreign countries should do anything towards the up-lifting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y would thereby create a sort of Franken stein; and that the wisest policy for the other countries to pursue is to keep the Chinese down as much as possible. This is, in short, the substance of what is known as the "Yellow Peril". The theory sounds very well but it will be found upon examination to be untenable from whatever standpoint you may view it. Apart from the moral side of the question as to whether it is right for one country to hope for the downfall of another, there is the political side to it. The Chinese are

by nature an industrious, peaceful, law-abiding people. They are by no means an aggressive race. If ever they go to war at all, it is only for self defence. The Chinese would be a menace to the peace of the world, only if they were properly drilled by some foreign country and made use of as an instrument for the gratification of its own ambition. If left to themselves they would prove to be the most peaceful people in the world. Again from an economic standpoint, the awaking of Chin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nlightened government is beneficial not only to the Chinese but also to the world at large. The whole country would be opened to foreign trade; railroads would be built; natural resources would be developed; the people would be richer and their standard of living would be higher; the demand for foreign goods would be greater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e would be

increased a hundred folds above its present rate. Is this a Peril? Nations are to each other as individuals. Is it economically better for a man to have a poor, ignorant neighbor than it is for him to have a wealthy, intelligent one? Viewed at from this light the theory falls at once to the ground and we may safely assert that the yellow peril may after all be changed into the yellow blessing.

There are two conflicting policies pursued by the foreign powers in regard to China. The one favors the partitioning and colonizing, the other advocates the integrity and independence of China. To those maintaining the former policy it is needless to remind them that it is fomenter (3) with danger and disaster, as the case of colonizing of Manchuria by Russia exhibits; while to those maintaining the latter policy we venture to predict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realize their object so long as the present government

exists. The Manchu dynasty may be likened to a collapsing house, the whole structure is thoroughly rotten to the very foundation. Is it possible for anyone to prevent the house from falling just by supporting the walls collaterally outside with a few beams? We fear this very act of supporting it might hasten its tumbling. The dynastic life in China, as shown from history, is much the same as an individual it has its birth, growth, maturity, declining and dying. The present Tartar rule has begun to decline since the begi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is dying fast now. Therefore we say that even this benevolent and chivalric act of maintaining the integrity and independence of China, if such meant, as we understood, to support the present tottering Tartar house, is doomed to failure.

Now it is evident, in order to solve this burning question, and to remove the source of disturbance

to the peace of the world, that a new, enlightened and progressive government must be substituted in place of the old one; in such a case China would not only be able to support herself but would also relieve the other countries of the trouble of maintaining her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There are many highly educated and able men among the peoples who would be competent to take up the task of forming a new government, and carefully thought out plans have long been drawn up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out-of-date Tartar Monarchy into a "Republic of China". The general masses of the people are also ready to accept the new order of things and are longing for a change for better to uplift them from their present deplorable condition of life. China is now on the eve of a great national movement, for a spark of light would set the political forest on fire to drive out the Tartar from our land. Our task is indeed great but it will not be an impossible one. It needs fewer than twenty thousand

of the allied army in the Boxer war in 1900 to march into Peking, to break down the Tartar resistance and capture that city. There is no doubt we could do the same with double or triple that number of men, furthermore we could easily raise a hundred or a thousand times more men from our patriots. And it is evident, from recent experience, that the Tartar soldiers are not our match in every field. The present uprising of patriots in the province of Kwong Si is a striking proof. They are far away from the coast and cannot get supplies of arms and ammunitions from any source, the only means of getting such materials is depended exclusively upon capturing those of the enemy, even thus they have continued the fight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and repeatly defeated expedition after expedition of imperial troops sent against them from various parts of the Empire. By possessing such a wonderful fighting capacity who could say that they could not vanquish the Tartar power from China if sufficient supplies could be forthcoming? When our great object of revolutionizing China shall have been accomplished is not only a new era would

dawned on our bountiful country but a brighter prospect also would be shared by the whole human race. Universal peace will surely follow the step of the regeneration of China, and a grand field hitherto never dreamt of will be opened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al activities of the civilized world.

Though to work out the salvation of China is exclusively a duty of our own, but as the problem has recently been involved a world wide interest, we, in order to make sure of our success, to facilitate our movement, to avoid unnecessary sacrifice and to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 and interruption of foreign powers, must appeal to the people of the civilized world in general and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for your sympathy and support either moral or material, because you are the pioneer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Japan; because you are a Christian nation; because we intend to model our new government after yours; and above all because you are the champion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 We hope we may find many Lafayettes among you.

遺墨

英文緘稿之一（一）

26 Reinanzaka, Akasaka,
Tokyo, Japan.
Oct. 9, 1914.

My dear Mr. Lee:

Your letter of Sept. 19th has been received, for which I desire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especially for the wholeheartedness you have put in the scheme of raising funds for the Cause. Immediately after I got your letter I cabled you the following "Inform all we have no confidence in [illegible] [illegible] Chungsan" – Now I wish to explain the reason which prompted the above

2.

message. Sometime ago this man [illegible] came to see me. I heard that he was working for the Cause with a [illegible] party of his own. He told me he was going back to Canton soon, so I asked him to join our party and work with us. He answered that he was not working for any party but for himself and that his motive for going to Canton was solely to see his family. Mr. Hu Hanmin (Ex-Gov. General of Canton) tried to persuade him

3.

to join us, but in vain
Later I learned that he was
in Canton for *other* reasons than
to see his family. When he
was here I told him plainly
that if he should deceive me
I would expell him from the
cause and oppose him in
every way. Now I must
carry out my decision.
As I wrote you in
my previous letter I write
you again now that all the
money collected are to be

4.

sent ~~directly~~ to me. So please
stop remitting collections to
him immediately. He is
very deceptive and is not
a man to be entrusted with
anything. Immediately after the
First Revolution, he abused
the position that he obtained
by executing men by tens
of thousands, including Nan-
yang people, without
submitting them under
any form of trials whatever.
He has executed more men

5

than even Yuan Shi Kai. For a man who abuses his power we must not extend any assistance, and must keep him out for the good of the Cause. It would therefore, be a hindrance instead of help to our Cause, if any help is rendered him.

If you desire to know more about this man you can get informations from Mr. Luk Man Fai.

But if the Nanyang people are not willing to send to

6.

me the collection, I advise
them to keep it for themselves
instead of giving it to any other
man, for it would do harm
than good to the Cause.

Hoping that you have
carried out my instruction,
and please inform all the
people in various places
of Nanyang of this letter.

With kindest regards.

Yours very sincerely
Sun Yat Sen

英文緘稿之一○(六)

Mr Lee Guan Swee
c/o Chop Ban Seng
28 Belfield Street
Ipoh
Federated Malay States

英文緘稿之一（七）

Yamashita Cho, No. 121, C. 3.
Yokohama, May 9. 06.

My dear Sugawara

I have just returned to Japan a few days ago and shall be away again very soon. I wish to see you and Mr. Hirata some day early next week. When and where will be convenient for you to meet me?

With the best regards
Very truly yours
Sun Yat Sen

電報文

大本營公用牋

Mrs Sunyatsen
29 Rue Moliere
Shanghai

Sucessful iolainulev
somilyhsu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十九日

英文電稿

附錄





總理全集篇目索引

（以著作年表爲序）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總理全集遺墨篇目對照表

篇目	本文			原文		
	集	類	頁	集	輯	頁
中國問題之眞解決	一	雜	九二九	四	五	三四九
民族主義自序	一	雜	一〇四二	四	二	二一
由美經日至南洋時致吳稚暉書	三	函	一七五	四	二	四〇
由南洋至歐洲又到美國時致吳稚暉書	三	函	一九五	四	二	六四
由南洋再赴美國後致吳稚暉書	三	函	一〇七	四	二	八二
由美回南洋時致吳稚暉書	三	函	二二一	四	二	七八
由日本抵新加坡後致同志及鄧澤如書	三	函	一六九	四	二	一二〇
北伐致蔣介石各書指示關於分配槍械與訓練兵等事	三	函	三六七	四	二	一八一
在歐洲時致吳稚暉書	三	函	一五五	四	二	四〇

附錄

在巴黎將去美國時致倫敦吳稚暉書	三	函	一九一	四	二	四一
在美致吳稚暉各書（一九一〇年）	三	函	一九九	四	二	六六
在美致吳稚暉各書（一九一一年）	三	函	二〇九	四	二	七二
再赴歐洲途中致鄧澤如等書	三	函	一八五	四	二	一四二
甫到美國致吳稚暉書	三	函	一九七	四	二	五九
武昌起義後由美到英訪吳稚暉於倫敦所留之緘	三	函	二一五	四	二	八七
抵歐洲以後致各同志書	三	函	一五一	四	二	一〇八
到美後致各同志書	三	函	一五九	四	二	一一二
赴歐途中自馬賽致吳稚暉書	三	函	一五三	四	二	三九
赴歐洲前致鄧澤如等緘（第二、三、四、五函）	三	函	一四七	四	二	九六
致南洋同志請籌巨欵書	三	函	一三五	四	二	二四八
討陳之役勗蔣介石守福州書	三	函	三五七	四	二	一七〇
致胡漢民許崇智書	三	函	三六五	四	二	二二六

致胡漢民楊庶堪各書	三	函	三六三	四	二	二二九
致滔天書	三	函	三四一	四	二	二四〇
致日本萱野氏書	三	函	一六三	四	二	一四四
旅歐途中致宮崎萱野各書	三	函	二一三	四	二	二四五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一	方	八五一	四	一	一
將由歐去美時致吳稚暉書	三	函	一五七	四	二	四一
欽廉之役致鄧澤如書(第三、四、六函)	三	函	一二七	四	二	八九
率海軍開赴廣州致南洋同志及鄧澤如各書(第八函)	三	函	三〇七	四	二	一六九
廣州之役失敗後自美洲致各同志書	三	函	二〇九	四	二	一四四
關於處置商團事件致蔣介石各書	三	函	三七三	四	二	一九〇

附錄

總理全集篇目索引補遺